



艺徒血泪仇

二 黎 敏 编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艺徒血泪仇

王信敏编著

陈辅 刘殿阁插图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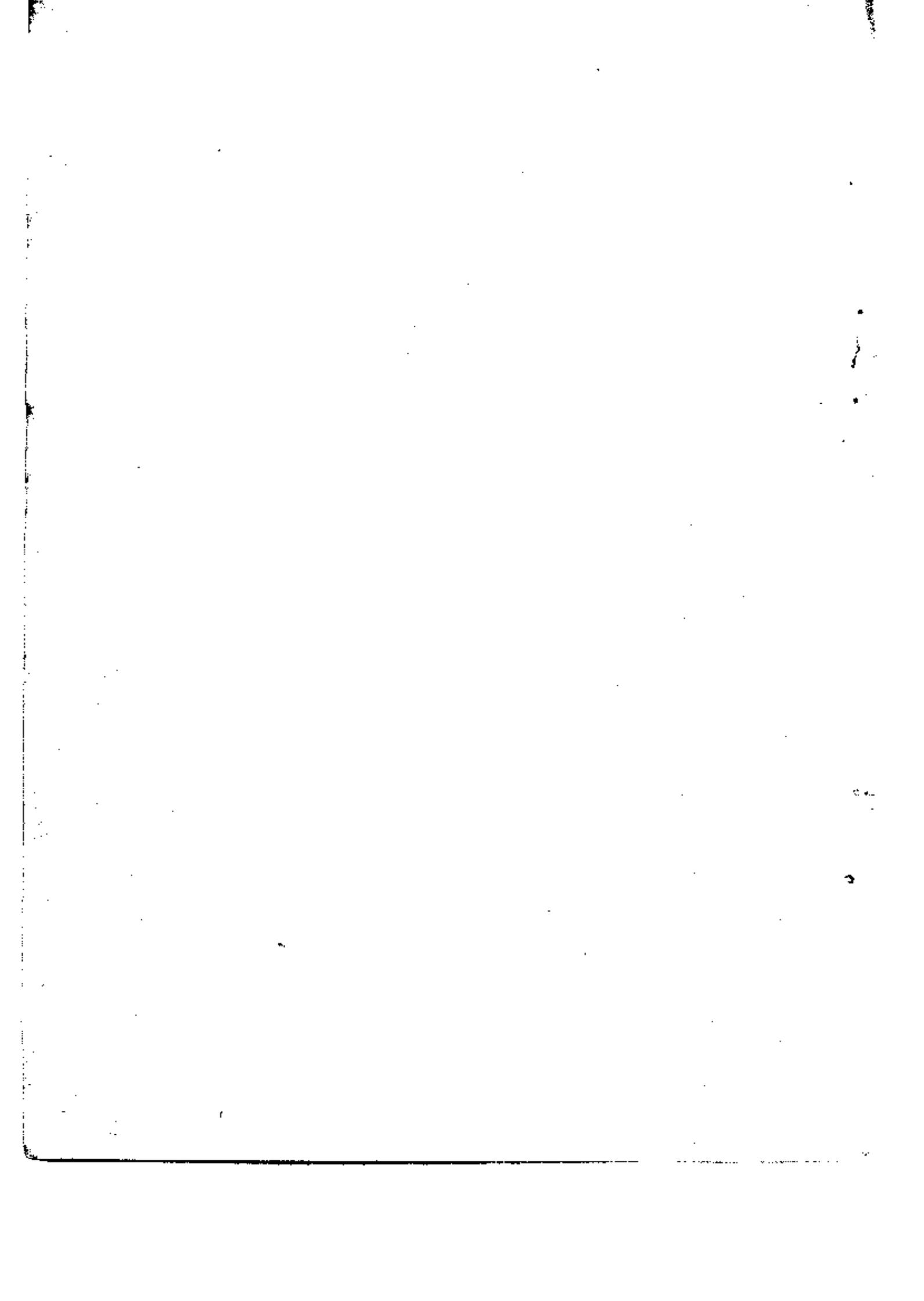
787×1092 1/32 3 3/4 印张 74千字

1966年4月北京第1版 196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目 次

第 一 章	資本家騙工	3
第 二 章	“囚徒”生活	10
第 三 章	車間就是刑場	22
第 四 章	不通用的工資——“華新票”	30
第 五 章	逃出牢籠去	38
第 六 章	換号衣的陰謀	49
第 七 章	血迹斑斑	58
第 八 章	停車斗爭	65
第 九 章	一碗水 一條命	74
第 十 章	血腥的“休養所”	83
第 十 一 章	千里尋子	94
第 十 二 章	團結起來	103
第 十 三 章	第一次勝利	113
后 記		118



第一章 資本家騙工

一九二一年秋天，暴躁的黃河冲破堤壩，淹沒了兩岸廣大的土地和鄉村。一人多高的大水在利津縣宮家口村里停留了十四、五天。洪水退後，堤岸上、房頂上、大樹上……到處是餓死的鄉親們。僥幸活下來的人們，餓得鼓出了眼珠，為了填飽肚子成天四處奔跑着。

大清早，天氣陰沉沉的。王金堂約上鄰居胡敬山，一同出村去找活干，弄點吃的。

胡敬山甩着大步說道：“金堂哥，村里人死的不少，走的也不少啦，咱們也得想個活路呵！”

王金堂剛滿十九歲，高高的個子，黑瘦瘦的臉膛，兩條眉毛又黑又濃，一雙大眼黑中透亮，亮中透神。聽了胡敬山的話，回答道：“這個年頭，咱窮人哪裏去找活路？”

胡敬山咽了口氣，不吭聲了。兩人正順着河堤向東急走，在灰蒙蒙的晨霧中，忽然看見前邊的河堤上卷縮着一個人。王金堂急趕兩步，跑上去一看，那人光着脊梁，一件補釘落補釘的破上衣蒙住頭，拴着石頭的腰袋套在脖子上，身邊放着一隻要飯的簋子，面對着河水嗚嗚咽咽的哭着。

金堂上前叫道：“兄弟，你……”

那人聽見聲音，縱身就往河里跳，被金堂一把拖住了。胡敬山忙跑上來，攔腰抱住他，走下了河堤。

那人往地上一坐，放声大哭起来，伸手摘下蒙在头上的衣服。金堂惊叫一声：“啊呀！是小尹！”

这个要跳河自杀的人，是官家口村村东头的尹之清。他是全村出名的老实人，母亲染了病，他东跑西蹿，不光没弄着钱给娘看病，连吃的也没有，可怜的老人昨晚饿死了。家里留下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饿的张着口哭叫着向他要吃的，他不忍心再看着弟弟妹妹饿死，想想没有活路，才下了狠心。

金堂又难过，又生气地说：“小尹！你怎么能走这条绝路啊！”

胡敬山气得捶了小尹一拳头：“别人没得说，你怎么也糊涂到这个地步！怪不得全村人都叫你尹糊涂，你可真能糊涂出个样来！”

尹之清慢慢抬起头，看看金堂，又看看敬山，什么话也没说，哭的更厉害了。

王金堂一边给他穿着上衣，一边劝说：“小尹，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天底下哪条路不能走。”

尹之清抽噎着说：“有一线路，我也不寻这短见！”

金堂接着劝道：“路是要咱硬着头皮走出来的。咱喝黄河水长大，就得有股子黄河志，可不能河水没淹死，咱自己把命送去！”

金堂提起要饭家什，和胡敬山搀起尹之清说：“先回村去，大家凑几粒粮食，先给弟弟妹妹们烧点饭吃，以后慢慢地讲！”

两个人连劝带说，拖着尹之清走去，远远听见村里锣声响。金堂气愤地说：“又不知来收什么税了。”

胡敬山早被那些要税的锣声扰烦了耳朵，骂道：“他娘的，要钱半个大子没有，要死人咱给他扛几个去！”

尹之清侧耳听了听，觉得锣声有些异样，便说：“这锣声

不象是收稅的。前几天听说官家要发救济粮，莫不是真的来了？”

“救济粮？去他娘，要靠他官家发救济粮，咱早就尸骨不见了。”敬山又罵了起来。

金堂也说：“别指望救济粮啦！咱光是修黄河的捐稅就不知交了多少，河坝上连一畝土都沒填上。末了，出粮出錢的是咱穷兄弟，受罪的是咱穷兄弟，遭水淹的还是咱穷兄弟！”

说话间，三个人来到村头，看见一块荒地围了好几层人，差不多全村能动弹的都出来了。

胡敬山急道：“噢！敢情出事啦。”忙和尹之清挤进人群中去了。

王金堂正纳闷，看见小顺子穿一件破大褂，光着腚，领着弟弟小虎子向他走来，发急地说：“恩哥！来了招工的啦，快领俺进去看看吧！”

金堂不觉一愣：“怎么，来了招工的啦？走，进去看看。”说着，领他兄弟两个向人群中走去。

人群中间摆着一张桌子，三四个招工先生立在那里。后面一堵残墙上贴着一张告示。一个高大肥粗的招工先生，戴着墨鏡，两脚踏在石头上，手里拿根树枝指着告示大声念道：

招 工 启 示

茲因本公司扩建厂房，需招徒工一批，凡年在十二至二十五岁的男性民众，身体健康，无残疾传染病者，皆可报名，經本公司招工人員检查合格，即发给录用合同，凡被我公司录用之艺徒，皆可享受下列之待遇：

一、半天干活半天上學，每七天一休假，休假日允許自由玩耍。

二、管吃管穿，吃洋米洋面，穿洋布新衣，住瓦屋洋房。

三、学徒期每月吃穿不計外发大洋五元。

四、学徒期定为五年，出徒后按技术定级，工资少者三十元。

华新紡紗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工厂

中华民国十年十月

那人念完启示，又从头到尾宣講一番，说完锣声又响了起来。

胡敬山分开众人，一下子跳在那人眼前大嚷着：“先生，给俺报上个名。俺叫胡敬山。”

那个粗野的先生摘下墨鏡，眯起一双老鼠眼上下打量着胡敬山，见他宽宽的肩头，高高的胸膛，尽管饿的剩一副骨架子，脸上却是一派劲气。老鼠眼暗喜：好块头！这匹野叫骡子，送进槽里喂一喂，扛几百斤的棉花包不成问题。看罢，他趁敬山没防备，狠狠地当胸给了一拳。敬山被打得向后一仰，刚要发作，老鼠眼哈哈大笑说：“能吃住我这一拳头的才够艺徒资格。好，去登记吧！”

这一嚷嚷，当场又有四五个小伙子围上去报了名。小顺子一看急了，领着小虎子挤到老鼠眼跟前道：“大先生，俺娘叫俺问问，要不要俺？”

老鼠眼见是两个光腓的孩子，嘴一撇：“你们俩不吃奶了吗？”

“不吃了，早就不吃了！”顺子认真地回答。在场的人对老鼠眼起了一阵反感。

“好，不吃奶就要你。你兄弟等两年再要。”

顺子一听，蹦着脸找娘去了。

尹之清也分开人群，走过去向老鼠眼深深地一鞠躬，战栗



栗地问道：“先生！俺也想报上个名……”

老鼠眼鼻孔里哼了一声：“你这副骨头架子也能当艺徒？多大啦？”

尹之清慌忙说道：“先生，我今年才十五岁，乡亲们都能做保，没有半句谎话！”

“有病吗？”

“没病没病！先生，别看我瘦，就是没病。我能干活。”

“嗯，”老鼠眼不大满意，“先报上个名听信吧！人多了，得先找结实点的。”

小尹长叹一声，怏怏地退出去了！

这一切，王金堂都看在眼里，招工条件那么好，这能是真的吗？天下有这样的好事？……

胡敬山走过来，大叫大嚷地说：“金堂哥！这回咱这条小

命又算是攥到手心里，掉不了啦！走的时候叫着人啊！”

金堂说：“我还没报名呢！我觉着这事来的太叫人不敢信了！”

这话被老鼠眼听见，赶忙凑过来，看看金堂，阴险地说道：“呀！这位老弟眼可是挺尖的啊！是啊，是得想的周全点。当今乱世之道，别叫坏人骗走了。不过，我们招工是名正言顺，凡当艺徒的每人发给合同一张，由县长做保人。再说我们青岛华新纱厂是有根有基的大工厂，老板就是曾两次出任过民国政府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周总长为振兴中华民族之工业，拯救劳苦大众之涂炭，专门救济灾民。”

老鼠眼一说，原来围在金堂身边心神不定的人都放了心。王金堂也不好再说什么。他心绪很乱，觉着这事叫人信不过，又觉着这是绝路中的生路，比在家里等着饿死强。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回家和娘商量。

金堂进了家门，见娘和小妹妹哭成了泪人儿，在为金堂收拾着该带的东西。见金堂回来，娘哭的更厉害了。金堂慌忙安慰道：“娘！我还没报名，我不去！”娘还是哭，金堂接着又劝道：“娘，你放心，我一定在家侍养你，我不走。”

“不！不！……”娘抹着眼泪，呜呜咽咽的说：“你去吧！孩子，能挣口饭吃，娘死了也舒心。报上名去吧！……”娘哭的说不下去了。

金堂一阵心酸，掉下了热泪。

招工的象一大块恶石，投进了宫家口这一湾死水，引起了家家哭声屋屋泪。

过了三天，听说招工的招齐人啦。招工头在这个村招了五十多个多数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天傍黑，一个招工的人打着锣，挨巷挨户叫着：“报上名的老乡听着！明天就要开拔了！”

明天一早，听锣声在村头集齐……”

第二天一早，天还黑蒙蒙的，响起了催人上路的锣声。满村子都是送亲人的哭声。

金堂娘和妹妹，两眼哭的红肿红肿的，金堂低声劝着：“娘，别伤心。我去了，能找个地方，就回家来搬你去……”

村头的人越集越多了，有的母子抱头痛哭，有的夫妻含泪哭诉，有的哥哥在答应着到城里挣了钱，给弟弟买点吃的……。

招工的看人齐了，呼喊者点了名，揪着他们站好了队。老鼠眼吹了声哨子：“上路啦！”

五十多个艺徒，拉成了一条长蛇队形蠕动了。

队伍一动，村头上亲人的哭声再也控制不住了，汇成一股悲痛欲绝的哭号声，跟着艺徒队伍中也传出一片哭声。凄惨的哭声撕碎了人们的心，随着咆哮的黄水震撼着千里灾区……

青岛华新纱厂的资本家，就这样趁火打劫，在利津、沾化、滨县等地上百个象宫家口这样的灾区村落里，先后分批招收了一千二百多名艺徒。灾民们满心希望当上艺徒可以活命，可以不受地主的压迫，他们怎能知道这是上了资本家的当，受了资本家的骗，逃出了火海，却走上了刀山！

第二章 “囚徒”生活

一列长长的马笼列车，沿着胶济铁路向东急驰，约摸半夜光景，缓缓地穿进了一片洋槐树林子，喘着粗气停在了沧口车站。

沧口位于青岛市北郊三十多里的地方，是一个农、渔、工、商小鎮。列车刚进站，突然从车站四周的树林密处跑出来一队队武装军警，约有一百多人。他们身穿黑军装，头戴大盖帽，帽上鑲着一条宽宽的白杠，个个荷枪实弹，将列车包围起来。吱吱的哨子声、呐喊声、狂叫声，响成了一个蛋。这个小站的空气象炸开了一样，顿时紧张得使人喘不过气来。

车门被打开了，从车厢里缓缓地跳下来一些蓬头垢面、衣着褴褛的农民。他们不住的东张西望，一双双疲倦的眼里流露着惊恐的神色。不一会儿，小小的站台上塞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少说也有五百多个。

人群正嚷嚷着，一声特别尖厉的哨子声压静了场，一个人高声喊道：“大家听好！现在到青岛啦！……”

人群中又是一阵喧嚷，压倒了那人的尖叫。哨子“吱——吱——”的连着响了五、六声，那人撕破嗓门喊道：“不要嚷嚷，这不是到你们的家啦！你们来到大地方了，谁要是不守规矩，可要小心。”这时候军警的枪栓啾啦啾啦的响了一阵，大家才静了下来。那人冷笑了一声，说道：“马上整队，进华新纱

厂。……”

一弯残月挂在西半天。月光下，胶州湾海面银波闪烁，飒飒的秋风吹卷着槐林中的黄叶。长长的艺徒队伍在林中的狭道上蠕动着。队伍两旁，隔几步便是一个持枪的军警，刺刀的清光咄咄逼人。

艺徒队伍沿着海边往上爬，穿过杂草丛生的坟地，踏上一座丘陵。丘陵中央围着高大的围墙。围墙上插着木桩、扎着铁蒺藜，木桩上挂着碗口大的铜铃。

围墙中间，一扇大铁门打开了。艺徒们被武装军警押进了大铁门。眼前是一个很大的平场，平场的后边有二十多幢房子。这房子很长，很矮，每幢房子的小门上都编着号码：“01”“02”“03”，小窗户上按着一根根铁棍子。……这就是艺徒们的住宅——“号房”。



管理号房的不是军警了，换了一些穿便装的“看号司”，拿着名册将艺徒们分别引进号房。

号房里面，靠墙挨排放着用木板钉的床，上铺五尺多长、二尺来宽的草席子，床头放着两块作枕头用的砖头，几个看号司抱着一迭迭被子喝道：“每人一条。分到以后都睡觉！”

这些被子很小，要铺不能盖，要盖不能铺，而且是用粗得象蚊帐网似的包花布^①和一些车肚花^②做成的，可这总算是一条被子啊！艺徒们胡乱地盖在身上，倒头睡去。他们从黄河岸边利津一带步行了三天两宿走到周村，接着又在马笼车上晃荡了半天半宿，没吃一顿饭，又累又饿，早支不起一双双死沉的眼皮，启不开一张张干焦的嘴，一会儿功夫都沉睡了。

在第五号房间里，这时候还有两个人谈的好热乎，正是王金堂和小顺子。

小顺子是宫家口村来的小弟兄们中间最小的一个，前几天刚刚过了十二岁的生日。这小家伙尽管生来就没捞着吃点好的，可也长得结实，方脸、大眼，说话爱舔嘴唇，一对小嘴唇老是红泛泛的。临来的时候，穿了他娘的一件大褂，象个长袍，头上戴了顶破毡帽，真象个“小大人”。这次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上会跑的“房子”，第一次到这样的城市里，第一次……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一出宫家口村便积下了一大堆问号。此时，他一声一个“恩哥”叫着王金堂，提着一个一个问题。

“恩哥，咱来的这个华新纱厂是干什么的？”

金堂认真地回答着：“是纺棉花的大工厂，就是把咱家种的那些棉花纺成线。”

① 包花布：纺织厂用的棉花包装布，很粗，很象网。

② 从机器下面扫拢来的不能用来纺纱的废棉花。

“恩哥，我会纺线，跟俺娘学的。俺娘纺的好，我纺的不好。俺家原先有个纺线车，以后没有棉花纺了，纺线车也不知哪去了！”

金堂差点笑出声来，拍拍小顺子的圆脑瓜说：“傻顺子，人家这是大工厂，不是摇纺线车子的，是用大机器纺线的，咱是来学着开洋机器。顺子，你怕不？”

“不怕，和你一块开大机器就不怕！”

“咱们要是不在一块怎么办？咱俩说了可不算啊！”

“那我就去，我哭！”顺子有点急了。

“咱来到这地方就成大人了，不能动不动就哭眼摸泪的要孩子脾气。”金堂看看小顺子，又说：“好顺子！来这里再别叫我恩哥啦！就叫王大哥。”

“我不我不！”小顺子坚决不答应，撅着小嘴说：“俺要叫！俺娘说要俺叫一辈子哩！那次发大水俺掉在沟里，要不是你，俺早就淹死啦！”说着亲昵的往金堂身边靠了靠，把金堂一只手拉到了自己胸前，慢慢地合上了眼睛。

金堂听见耳边传出轻轻的鼾声，歪头一看，顺子锁在自己腋下睡着了。他把炕头的两块砖头抽下一块，垫上自己的破棉袄，小心翼翼地把小顺子抱在木板床上，盖上那条小被子。他又看了看满炕上躺着的弟兄，什么样的都有，有的歪着，有的促起了席子，有的弄倒了砖头，顶数着胡敬山特别，胳膊腿四边叉开，压在别人身上，鼾声如雷。金堂笑笑，轻轻把他的胳膊腿从别人身上抬下来，又悄悄地给弟兄们一个个盖好小被子，然后半仰在草席子上，摸出小烟锅，装上拾来的枯树叶，一口口的吐着辣刺刺的烟。

“吱——吱——”的哨子声把王金堂猛然惊醒。他揉了揉

干巴巴的眼，看看又矮又潮湿的房子，这才醒悟过来，已经不是睡在家乡的草棚棚里，而是艺徒的号房。连日来路上的劳累，使得小弟兄们睡得十分香甜。金堂活动活动身子，还没下炕，刺耳的哨子声又急急地响了起来。接着听到几个人在门外恶声恶气的喊道：“起床啦！”“快起来！”

王金堂一听，原来是催起床，便拍了拍小顺子叫道：“顺子，顺子，起来吧。人家叫咱起来啦！”

小顺子翻个身，哼哼了几声，又睡过去了。

金堂下了床，走到小铁门前推了推，小铁门纹丝不动，这是怎么回事？金堂正纳闷，门外当朗一声，象是落锁的声音，接着小铁门被打开了，一个尖尖脸、高鼻子、瘦长个子的人，一手提着把一斤来重的大锁，一手捂住鼻子，伸进长脖子看看艺徒们还没起来，拿起脖子上挂着的哨子，“吱——吱——”地吹了起来。

屋里的人都被惊醒了。金堂不满意地说：“先生，小弟兄们都睡着，你吆喝声还不中，这一吹该吓着人了。”

长脖子蛮横地说：“哟，穷土包子还那么娇贵，吓死还能熊着我啦！”

胡敬山睡眼惺忪地好不高兴，走到长脖子眼前说：“噢，你先生在屋里乱吹哨子，还不兴别人说说！”

不料长脖子对准胡敬山扬手就是一耳光子，张口骂道：“小穷土包子，敢和我顶嘴！我刘大爷偏爱在屋里吹哨子，你敢不嚷！”说着将长脖子一扭，拿起哨子“吱——吱——”使劲地吹了几声，骂骂咧咧地走了。

胡敬山气的直黑。金堂忿忿地说：“天底下哪有这号熊玩艺！”

尹之清也穿上衣服走过来说：“敬山哥，这里不比在家里，

咱得听人家的了。少说话吃不了亏！”

胡敬山不服地说：“这熊长脖子太没人肠子了，以后等着吧！”

屋里的人都起来了，大家走出号房时，只见大场院里尽是艺徒，许多人双眼浮肿，打着呵欠，显然还没睡够。小家伙们带着好奇的神情，在院子里转来转去。

突然，从东北方向传来一声惊天震地、象母牛叫似的长啸：“嘞——”惊的艺徒们瞪着大眼四下里张望，小顺子吓的紧依在金堂身边。那嘞声响了好一阵才消失了。

这时长脖子走了过来，看着艺徒们被吓呆了的样子，咧着嘴嘻嘻直笑，走到大家眼前，招着手喊道：“五号房间的都上这儿来，都过来！”看看大家围了过来，接着说：“刚才响的是汽笛……”他见大家好象不懂，解释说：“这叫拉嘞子，以后大家听第一声起床，第二声开饭，第三声站队上班。今天大家刚到，不进车间上班。现在马上排起来，两人一对。”说完，点着一支洋烟，在一边撩着腿，眯着眼等了起来。

艺徒们闹闹嚷嚷地，半天站不成个队形。长脖子一看火了，将烟蒂一摔，亲自下手，连拧带撕，扯开这个推开那个，谁让他撕着谁就痛的直啊哟。不一会，五号房间七十多个小弟兄被排成了一个参差不齐的队。

长脖子站在队前，扭了扭脖子，扯起嗓门训话了：“大家听着，我叫刘风桐，是你们五号房间的号长。你们有什么事都得经过我，向我报告。现在都站好别动，听第二遍嘞子吃饭。谁不守规矩，先罚他三顿饭！”说完找别的号长嘻笑去了。

大伙见他一走，都七言八语的谈开了。王金堂听说这人就是他们的号长，对大家说：“这下子咱弟兄们可算是掉在狗嘴里了。”

尹之清连饿加怕，坐在地上直喘粗气：“往后挨揍的时候有了。”

胡敬山方才挨了一耳光的火气还未消，当场给他送了个“美”称：“脖儿长”。

金堂一听，笑了笑说：“中！敬山这名起的好。”

正谈着脖儿长，嗓子声又叫开了。这次不仅没有一个害怕的了，反而都高兴地跳着喊：“拉嘞了，吃饭了！”

过了很长时间，大家都等急了，才看见大围墙的小铁门被打开来。从门外鱼贯走进来一队挑担子的，每个号房门前放了一担筐子，大家轰的围了上去。脖儿长当场拉倒几个艺徒，大喊一声：“不要乱动手！”冲到筐子前面，动手给艺徒们分饭。

筐子里盛的是些糙米饼子，包米碴子团成的窝窝，饼子里边草、麻袋毛、头发碴、石头，什么都有，还散发出难闻的霉味，就是这样，每人也只分到两个。

艺徒们在路上没捞着吃顿饱饭，在火车上又整整饿了一天一宿，也不管什么饭什么味，虎吞狼咽的吃了起来。不一会吃了个净光，连小顺子都嚷嚷着没吃饱，那些肚量大的真象掉个豆在肚里。

王金堂看大伙没吃饱，鼓了鼓勇气，走近脖儿长问道：“刘先生，一人就吃这么两个啊？”

脖儿长摆出一副混账样，洋洋自得地说：“没吃够，将就点吧！不怨我们的饭少，怨你们的肚皮都被黄河水泡涨了。不够吃你们就滚回老家吃树皮草根去吧！”

一个叫李宗仁的兄弟听了不高兴地说：“这样的饭还不给吃饱！”

“什么？！你没吃饱？”脖儿长的长脖子暴出了几根筋，火冲

冲的朝李宗仁走来。

“沒吃饱!”李宗仁说。

“还有誰沒吃饱?”脖儿长又冲着大伙问。

这时又有三个饭量大点的弟兄以为脖儿长会给加点,便答应着走了过来。

脖儿长一看,阴险地说:“走吧!我领你们个地方再去吃去!”说着便推着四个弟兄走向管理室。

一进管理室,脖儿长二话没说,和几个看号司如狼似虎的将四个弟兄按倒就打,直打的讓李宗仁几个弟兄说饱了才算完。

期望了好几天的“洋米洋面”,竟是这样的糟米窝窝,而且还吃不饱,大家都生了一肚子气。有些小弟兄便故意问道:

“你吃的什么饭?”

“糟米霉面窝窝头。”

“不是说给吃洋米洋面吗?”

“洋米洋面咱先不吃,放善心喂狗去吧!”

一个叫小文光的弟兄想起离家时,小顺子的弟弟小虎子一定要哥哥给他捎回个洋面馒头吃,便逗小顺子说:“顺子,你兄弟还等你捎馒头给他吃呢?”

不想这一问使小顺子想起了家,想起了母亲和弟弟,眼圈一红,憋不住扑在王金堂的怀里哭起来,惹的不少小弟兄都抹开了眼泪。离家时,父母亲人盼望自己来青岛做工享福,可是青岛的“福”竟是这样,什么艺徒,简直是囚徒!

当天下午,艺徒们又被赶到大场院子里,只见大铁门外开进来一辆小汽车,从车上下来一个胖胖的高个子,一绺毛似的几根头发贴在肥脑瓜上,两个小眼眯眯着,红头鼻子平平的贴在白脸上,两片腮帮子垂的和下巴壳差不多平了。他身穿一

套半土半洋的短衣短褂，打扮的十分出众显眼。

艺徒们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人，都很好奇，蹩着脚象看个什么玩意儿。王金堂一边看一边和敬山说：“这家伙许是个大头儿。”

不错，这个人正是青岛华新纱厂的经理裴伯愷，是这个纱厂的创建人——清末民国初年大官僚资本家周学熙的亲戚。周学熙曾两次出任过民国政府的财政总长，私人在全国开办了不少工矿企业，如启新洋灰公司等。青岛华新纱厂是他从德国人手中买的一个缫丝厂改建的。由于这个厂子资金大，周学熙非常重视，他自己任总董事长，讓他的侄子周淑弢任常务董事长，并派他的第二个儿子周志俊任见习董事长（一九二五年以后正式接任董事长）。这个厂拥有一千多工人，这次又分几批招来一千二百多名艺徒，使华新纱厂的规模扩大了一倍。这是厂里的大事，平日很少和工人见面的裴伯愷，这次要亲自见见艺徒，给大家训训話。

裴伯愷由两个人搀着爬上土台子，肥胖的身子坐在椅子上，喘了喘气，等下边把場子弄靜了，才清清嗓子，对着艺徒们哇啦哇啦的叫开了：“小弟兄们！你们来到华新纱厂，我代表厂董和全厂同人向你们表示欢迎。周总长为了救济普天下之劳苦大众，特此兴建慈善事业，把你们从黄河灾区死亡的边沿上救了出来，今天你们要好好听話，勤劳工作，以报周厂董之大恩……”由于他的話文诌诌的，艺徒们听惯了土音土話，加上大家嚷嚷声一直沒停，越講越听不清，听不懂，大家的秩序更乱了。他講了一个多鐘头，下边的艺徒也轰轰了一个多鐘头。直到大家看到旁边的把头、号长们都对着他拍巴掌，才知道是講完了。他站起来对身旁一个穿长袍的人又说了些什么，便走了。

小顺子眼快，偷偷地戳了金堂一下：“恩哥，你看这穿长袍的人好面熟啊！在哪见过他？”

王金堂仔细一看才认出：“是到咱宫家口招工的那个先生嘛！”

“不对，那先生带着黑眼镜。”

金堂笑了笑，“才几天，认不错，人家不会摘下眼镜来！”

这人正是那个招工头，名叫刘福勤，长一对老鼠眼，在招工的时候，有的弟兄便叫他老鼠眼，他是厂里坏得出名的大把头，工人们都叫他“刘阎王”，这回招工回来，被资本家提拔为华新纱厂的艺徒领班，并兼管全厂的警卫。

刘阎王向艺徒环视了一周，放高声音讲道：“刚才给大家训话的是我们华新纱厂的经理……”

刚说到这里，下边轰的一阵吵闹，艺徒们纷纷议论：

“经理？他叫什么名字？”

“经理是个什么官？”

“……”

脖子长一听急了，慌忙对着艺徒大声呼喊道：“经理就是我们华新纱厂第四等官，比你们县长还大。都听着，别瞎嚷嚷。”

等艺徒们慢慢静下来，刘阎王才又讲了起来：“我们的裴经理，百忙中抽出时间，给你们训话，这是全体艺徒的福气。裴经理非常欢迎你们，他问大家好。并且宣布了你们进厂以后的厂规，这里我再重说一遍……”刘阎王按照资本家周老板早已订好的指令，把艺徒的管理条款重新读了一遍。这一次，大家都听懂了。王金堂听得很仔细，生怕漏掉什么。因为条文太多，还是没全记下来，只记得印象最深的几桩：艺徒不出徒期间，不许离厂，如果五年内随便离厂，每人需交出现大洋四十元的招工费，然后算清进厂以来的一切吃住穿的费用；艺

徒进厂以后单独作业，不能随便和厂内的工人来往；对艺徒中违章闹乱者，厂内有权自行论处；学徒期间艺徒病、伤、残、亡，厂方概不负责……。

大家一听，都吵吵开了；怎么跟招工时说的条件不一样？这不是明摆着骗人吗？难道这个厂想关起我们来？……大家越吵吵越乱，越觉得不对劲。金堂走到小顺子跟前问道：“顺子，你听着什么来？”

小顺子满不在意的说：“管他说多少，咱不愿干了，他还能硬扣下？干两天看看，不好咱就走，上城里要着吃。你说是不是，恩哥？”

胡敬山也插上来说：“光喊这些条条管屁用，他们还能把咱用绳子拴起来不成，咱觉着不好就拿合同去找他们，他不承认咱就走！”

金堂听了也觉着有些在理，对两人说：“反正咱是来干工的，财主家雇我们当长工，干不好就走，顶多叫财主赖几个工钱去，咱在这儿干不好也走，厂里那个经理还能比财主狠？”

“对！”大家都有劲了，也没把那些条件放在心里。

艺徒们进厂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晚上有个叫尚希俊的艺徒回味着从离家到华新纱厂来的经过，编了一个顺口溜：

民国正十年，
利津大遭难。
官家开了口，
一淹就三县。①

① 三县指：利津、滨县、沾化。

华新去招工，
离开亲人面。
走了三天整，
才到周村站。
坐上马笼车，
才把滄口見。
厂警用刺刀，
押进号房間。
睡的木板床，
吃的糟米面。
叫人想起来，
实在心发酸。

第三章 車間就是刑場

几天后，艺徒们被编排好，要进厂上工了。

一大早，脖子就把艺徒们唤醒了。大家纷纷起床，在院里的水龙头上抹了把脸，便被催着吃早饭。今天的饭发了两份，脖子长怕大家一气吃光，一边发着窝窝头，一边喊道：“这是两顿的饭，中午在车间里吃。各人把窝头带好！”

艺徒们两人一对，排在宿舍大门口，看号司和号长们查着数目，将他们推出大门。从宿舍到工厂有一里多路，大路两旁长着乱蓬蓬的洋槐树条子，每隔二十多步便有一个厂警，个个刀出鞘、枪上膛，气势汹汹。在闪光的刺刀下，艺徒们活象一群重刑犯人，从一座牢狱被押送到另一座牢狱中去。在厂门口，厂警和把头们又数着数目，一个个将艺徒推进了厂门。

王金堂实在闷不住了，问脖子长：“刘号长，我们是来干工的，为什么还得拿枪的兵看押着我们！”

脖子长显然曾受过训练，很熟练地答道：“这不是兵，这是保护厂子、保护工人和艺徒的卫队，这城里不比你们乡下，坏人很多，乱的很，就是厂里的工人也很坏，要是没人保护，你们要吃亏的。这是保护，不是看押。”最后还威胁说：“你再胡说八道，要犯条款的！小心挨揍。”

大家伙踏进车间，只见一排排高的矮的机器张牙舞爪的吼叫着，象是走进了“雷国”，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又象是

进了“雾阵”，飞飞扬扬的小花毛四处弥漫，直往大家的眼里、鼻子里、耳朵里、嗓子里鑽。小顺子迷得睁不开眼，不住地揉着，不一会便从眼里揉出个小棉花蛋蛋。

那时候，资本家光顾挣钱，根本没有吸棉、吸尘设备，车间里尽是飞花尘土，人在里面不用半小时，全身就成了个大棉花蛋蛋。

在一排排机器旁边，有一些穿着破衣烂衫的工人，个个面黄肌瘦，满头满身沾了一层厚厚的花毛，脸上淌着汗水，头也不抬，只顾拚命的在车档里蹿跑。

小顺子大声问王金堂：“恩哥，咱就看这大机器啊？”

金堂看了看小顺子，毛刺刺的头发全被花毛盖住了，伸手摸了摸，笑着说：“顺子，你不愁没帽子戴了。”

小顺子光看着金堂张嘴，听不清说什么，没等他问，大伙又被领进了另一个车间。

这里边声音小了一点，机器好象是老太太的纺花车子一个一个的排了起来，用一根大铁柱子串着，足足有二丈多长。在每一串的头，有一个摇把子，一个工人光着上身在拚命的摇着，全身汗流如淋。这就是当时的摇纱车。本来这机器可以用电力传动，因当时电贵，所以资本家为了多挣钱宁肯用廉价的童工来摇也不用电。

小顺子一看高兴了：“咦？恩哥，你看这机器象俺娘的纺线车。咱在这儿摇吧！”说着跑到一台空车子上摇了一下，笑着说：“这机器我能摇的动！”

金堂拉着小顺子的手说道：“快走吧，咱说了不算数，还不知道人家叫咱看什么样的机器呢！”

“我就要这样的，高了我够不着。”小顺子嘟嘟着嘴，就象向王金堂要似的。



艺徒们跟着号长,看了不少地方,最后回到车间外边一片空场子上,分开了工。五号房间的五十多个宫家口来的兄弟,多数被分配在摇纱车间。他们的号长脖儿长,袖子上套了个蓝箍,上边有一根白杠,一转眼又变成了摇纱车间的小把头。

胡敬山轻声地骂道:“咱这一辈子算是交了好运,碰上这个长脖子种。”

脖儿长神气十足的把人分开了。王金堂、尹之清、胡敬山、李宗仁一帮子年纪稍大点,长的也高点的,都被分在了车上。小顺子、小文光一般年纪小,个头低的,都被分做辅助工,推推纱车子,扛扛木管,拣纱管,加机器油。

小顺子一看和王金堂分开了,哭闹着不愿意,当场就叫脖儿长贴了两个耳光子,打的他两眼冒金星,也不敢哭出声来,满眼含泪直瞅着王金堂,象是央求他给说说情。

金堂安慰着说：“好顺子，干吧！咱都在这一个车间里，不要紧的！”

小顺子看看脖儿长手握着的围在腰里的一根长鞭柄，默默地点点头，跟着一个推纱的工人走了。

大家干了一气，觉着肚子饿了，有的兄弟掏出早晨带来的窝头，找个走档里坐下吃起来了。小把头脖儿长一进车间，看见吃饭的艺徒抽出鞭子就打，边打边骂：“小花毛虫们，挺会找舒坦，起来给我干！”

“先生，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李宗仁问道。

“没有专门功夫侍候，要吃得看着车吃！”

没办法，艺徒们只得一边干活，一边将窝头放在车头上，转一圈车档咬一口，摇两圈把子咬一口，一个窝窝头还没吃下去一半，便飞上了一层花毛，象个棉花球，再吃的时候，就得剥去一层花毛。

胡敬山问教他干活的工人说：“大哥，俺艺徒吃饭也不给个功夫啊！”

那工人气愤地说：“不光是你艺徒，全厂工人都没有吃饭的功夫，得一边看车一边吃。”

“为什么？”

“小兄弟，你想想，咱全厂两千多人，吃饭得停下车，少干活，少纺纱，大肚皮老板就要少挣钱。”

“咱吃饭那点儿时间还怕什么？”

“大肚皮老板算的可细哪！咱多干一点，他的肚皮就多长一块脂。”

胡敬山笑了：“大哥，你说的可也是个理。”

“不，不是咱的理，这是大肚皮老板、领班、把头们的理啊！”

机器飞快地转动着，挺吓人的，艺徒们进车间好几天了，还是不大敢靠近，怕被它咬着。把头们硬打着艺徒往车上去，不少兄弟的手、胳膊、肩膀、腿，都被机器碰的少皮掉肉的。资本家限令艺徒们半个月学会看车，谁要是学不会，别想吃饭。脖儿长更是抡起鞭子没头没脸的抽，一边抽一边骂：“土包子们，这是看车，不是种地。不靠前，不动手，你们就甭吃饭。”

艺徒们都跟着工人学徒，工人们当着把头在的时候，就教他们做活，把头一走，便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们，叫道：“小兄弟们，慢点干啊！”劝艺徒歇歇。开始没人敢歇，以后和工人熟了，累了也就偷着歇一会。唯独尹之清不敢歇，紧张的就象把头在他背后似的，跟着人家学接头学了几天，当第一次学会接头时，他竟高兴的大喊大叫。

这天，大家刚干了两个钟点，都累的汗流满面。飞花落在他身上，象无数个小虫在咬似的又痒又难受。艺徒们都穿着从家乡带来的破棉袄，热的真受不了，不少人脱光了膀子。王金堂狠狠地摸了一把汗水骂道：“外边快下大雪了，咱这里边比伏天还热！”

一些小兄弟们看着这番景象怪新鲜，见了面就呲着牙笑。小顺子特地从车上揪下一撮花毛，沾在鼻子下边，推着木管车子走到金堂眼前笑道：“恩哥，你看我都长出白胡子来了。”

金堂苦笑着说：“顺子，推得动吧？”

顺子把白胡子一摸：“我能推动也不愿意推，就愿意和你在一块摇车。”

“别耍孩子性了，没叫你摇车，算是便宜了你。”金堂抬头看见脖儿长小把头来了，赶紧向顺子努了努嘴。小顺子推着车子跑下去了。

脖儿长手提着长鞭，迈着四楞步子，东瞅西望，刚进车间，

便把大伙都喊住了：“大家都把车给我关了！”说完便摇着鞭子站在车间的一个大走廊中间，歪着脖子等着。待到大家将车关了，连艺徒带工人都围了过来，他便象个公鸡似的一伸脖子叫了起来：“大家听着，你们已经进车间十多天了，经理有令：半月以后，要和刘领班亲自来车间视察。你们都得提前做好准备，合格以后，工人一律退出艺徒车间。不合格的，每人二十军棍。好了，大家好好干活去吧！”赶散了大家，他甩着鞭子走了。

半个月时间一转眼就到了。这天早晨，艺徒弟兄被提前两个钟头赶进车间，把车底下、屋梁上、边边角角的飞花和脏垃圾清扫一空，迎接经理和刘领班。

快晌午了，这些大肚皮们进了厂。待到裴经理进了车间，艺徒们已是精疲力尽，汗水湿透了衣服，手都被摇把子磨破了皮。一听经理来了，心里都挺紧张。尹之清摇车的两只胳膊好象不是自己的一样，两只手五个手指靠近手掌的那一块皮都磨去了，翻露着血红的水漓漓的肉。尽管如此，他仍然咬牙拚命的摇着。他这半个月来学的最出力，开关车、摇把子、接头等都学的熟熟的。但是一看见那么多人进了车间，他的心便跳的象揣着个小兔子，两只手也没了数。

刘閻王私下问脖儿长，誰学得最好，想带经理去看看。脖儿长毫不犹豫的回答说：尹之清学得最好。裴经理便被刘閻王领到尹之清的车旁，并对经理夸下了海口：这是艺徒中学得最好的。

尹之清正在手忙脚乱的干着，被刘閻王叫住了：“喂！你从头到尾做一遍看看。”

尹之清立刻把车打开，抄起摇把，心里一慌，手下一乱，“啪！”地一声，摇把子被摇反了，轮子打了个空，尹之清又用力

过猛，一下子闪倒趴在了地下。

裴经理生气的发话了：“这些蠢猪，学多少天了，连个把子都不会摇！”接着用白眼珠斜睨了一下刘閻王。

刘閻王如坐针毡，脸色白一阵，红一阵，好不难看，顺手夺过脖儿长的皮鞭，狠命的抽打尹之清。

尹之清痛得在地上滚着，叫着。誰能经得住刘閻王这匹大洋马的抽打！一顿鞭子，尹之清趴在地板上不动了。

裴经理嘿嘿冷笑一声：“好了，给他一条小命吧！现在打死他，太蚀本了。还得叫他摇！”说完气呼呼地走出车间。把头们象跟在臭肉上的苍蝇，嗡嗡地卷了出去。

王金堂他们赶紧扑到尹之清跟前，抱起了他，只见他浑身青一道紫一道的鞭痕，鲜血直滴。

刘閻王送走裴伯愷，余怒未消，带着一群把头返回车间，捞着艺徒撒开了气。他挨个检查着艺徒，有一点不对的地方，轻的几个耳光，重的一顿鞭子。

这一天好歹熬过去了。待下班的时候，金堂忽然发现好长时间没看见小顺子了，问了几个人都说没看见。大家都急了，胡敬山扶着尹之清在门口等着，王金堂和李宗仁等兄弟在车间里到处找，最后在车间走廊里的水门汀地上，发现小顺子跪趴在那里。

王金堂呼叫着，忙跑过去。小顺子看见大伙，凄惨地叫道：“亲娘啊！”一头扑在金堂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金堂和大伙拉起小顺子，不由得惨叫了一声，心里的酸水一齐涌向鼻头，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原来小顺子推了一车子绕纱的木管，进车间时为了躲避刘閻王出车间，扭歪了车子，木管撒了一地，有几个木管碰在了他的脚上，便被罚跪在两个木管子的头上，整整跪了四个多钟头了。木管两端鑲着两个

铜头。顺子跪在木管上，那瘦瘦的膝盖，被铜头扎上了两个深深的紫色血窝。大家把他扶起来，小顺子已经直不起腿来了。金堂和大伙架着他走出了车间。

晚上，大家都沉默了。几个挨打重的，躺在木板上，翻来复去的直啊哟。

金堂给小顺子轻轻地揉着腿。小文光守在旁边，眼里噙着泪，对金堂说：“金堂哥，今天教我挨挨少，只挨了小把头两个耳光子。”

金堂听了，心里象被刺进了一把针尖……

第四章 不通用的工資——“华新票”

小顺子从进厂的第一天起，拣了个铁钉子，每天晚上睡觉前在床头的墙上划道小杠。从杠上看，大家进厂已经一个半月了。这时候天也转冷了，常常刮起呼呼的海风，从宿舍到厂门口的洋槐树条子成了一根根光杆儿。

刘閻王平日很少进车间，今天一上班便跑进了艺徒车间，到处喊着：“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音信，啊呀！真是天大的好事啊！”他用劲张罗着。起初没人理他，后来见他那副模样，说的那么美，慢慢地都围到他身边来了。刘閻王看看人多了，才绘声绘色地说道：“我们华新纱厂周董事长，今天派令：明天因家有大喜事，全体艺徒休工一天，并发放第一个月的工钱。”

他这么一吆喝，不少皱着眉头的脸舒展开了。有些小兄弟直跳直喊：

“噢！开钱了，开大头洋了！”

“噢！休工了！”

由于心绪痛快了，这一天不觉着就干到了点，大家兴高采烈的走出厂，一回到宿舍便谈开了。胡敬山话不住嘴，大声嚷嚷着，明天开了钱，得先出去买顿饱饭吃。尹之清心绪可紧张透了，有生以来就没一下子拿过五块大洋，到处打听五块大洋能买多少东西。

李宗仁試探着问他：“小尹，你知道发多少錢啊，你能保险发五块大洋？”

尹之清十分有把握地说：“这还用问，招工时说的明明白白的！”

王金堂一旁说道：“招工不少事都说的明明白白的，可一到这里就变的糊糊涂涂的了。”

有的艺徒笑了笑，同意金堂这个说法。

小顺子和几个小家伙都跑来问金堂，这五元錢该怎么花。顺子天真地说：“恩哥！我从小也沒摸过一个大头洋，明天开了錢，我就交给你，你给我攒起来，等过年回家都交给俺娘，她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俺娘一定更亲俺了。”

王金堂被他们几个闹的也沒了睡意，一边抚摸着小顺子的头，一边听着他们东拉西扯。这一宿大家都沒睡好，挨到天亮，一窝蜂涌出了号房。大場院子里，东一堆西一簇的谈论着发工资的事。

看号司和把头们不象往常起的那么早，等到太阳老高，才懶洋洋地走来。

开早饭了，大家一看还是糟米餅子，很多艺徒不吃了。胡敬山大声嚷嚷着：“又开工錢又休工，誰还希罕吃这饭。”结果，糟米餅子退回去了一多半。

靠晌天的时候，刘閻王令各号长将艺徒们召集起来。这次不同以往，大場院子里显得非常靜，大家都急待听到能发多少錢。只见刘閻王，立在土台子上講道：“弟兄们！大家来厂已经一个多月了，周董事长深知大家干的好，特地派令今天发薪并休工一天，弟兄们可以自由玩玩。停一会，大家马上就可以拿到錢了……不过，大家知道，这些天来，弟兄们技术还不熟練，还不能为厂方挣錢，因此这次不能发足薪。就是这样，

厂董也得拿出相当大一笔资金,有很大亏损。我想众弟兄们是会谅解的,啊?……”

刘闊王講完,也不管下边吵吵成一团,提脚溜走了,自己去找地方受用去了。

这里,艺徒们每人领到一个纸袋子,袋上写着各人的名字。艺徒们从袋中取出“大洋”一看,个个傻了眼。

原来每个人并没有发五块大洋,可怜的徒工们,每人只领到三角钱!就是这三角,也不是真钱,而是华新厂的老板自己印的一种厂内流通券“华新票”,这种“华新票”出了厂在市面上买东西不能通用,只能在厂内老板开设的“华泰店”里买东西。

艺徒们干了一个半月工,拿到三角钱这样的票子,真象晴天闷雷,打在每个人的心坎,象一把火,烧焦了艺徒们心中的希望。

王金堂虽然不相信能领到五块大洋,但也没想到资本家这样不要脸皮。胡敬山一拿到手,气的当场就把三角“华新票”撕了个粉碎,摔在地下,用脚狠狠地跺了几下。

金堂看到大家愁苦的样子,强压下心头的怒火,对大家说:“哥们,走,咱也去看看‘华泰店’的买卖去。”

金堂和十几个弟兄一边走去,一边发泄着不满:

“这群穿洋装的人心真狠啊!”

“我看,好就好,不好就走他娘的!”

“走?能那么顺当!没听说,不到五年出徒期,要走得交四十块现大洋。”

“嘿嘿,挣出四十块大洋来得整整十一年啊!”

“他们不照合同办事,说话不算数,咱也不听鬼子吱吱!”

说着话,他们来到了“华泰店”。店里挤满了人。金堂他们还没走进去,只见有些艺徒骂着走出来了:“这大肚皮也真

能狠下这份心，就给三角钱还得再剥四成利去。我叫这票子烂了也不买你的东西。”

原来资本家舍不得让艺徒们的工钱流到外边的商店去，便找了一个内亲在厂子宿舍内开了这个小百货商店，货物的价钱比市面上贵三、四成。艺徒们开的工钱是“华新票”，逼上梁山，非上“华泰店”买东西不可，资本家通过这个小店又可以收到一笔为数不小的回扣。另外还有个意思，这样对艺徒的看管也方便些，否则一开工钱都出去了，怎么能管得住他们不跑。

李宗仁和金堂他们低头丧气的走出“华泰店”，长叹了一口气说：“咱这真是爹不傻，娘不傻，养个孩子送出来叫人拿着耍。”

金堂越听越气：“不行！得找他们问个明白。咱这些喝黄泥水长大的人，心不昏，明人不吃暗亏。咱要是一声不吭，他们挡不住还以为咱挺乐和呢！”

“对，问个明白！”几个艺徒支持道。

尹之清担心地说：“金堂啊，咱一块来的好几十个弟兄，你可是数大的啊！千万别领着大家这么闹，吃了亏你怎么担待得起。”

金堂仍是气乎乎的：“不要紧，我自己问！”

正在这时候，刘闾王从远处晃晃荡荡的来了，他是奉资本家之命，前来观看艺徒动静的。资本家虽然知道艺徒们刚来厂，工人闹工那些事还不至于学去，但也觉着不大放心，通知艺徒的包饭庄“同合盛”、“义聚盛”中午和晚上换两顿饭，搞的要比平日好一点。同时派刘闾王来看看动静，见机行事，提前以换饭来压一压。

刘闾王在执行资本家的派令方面，是有一套本领的，有了

两顿饭拮在手里，便象是拮住了几百个艺徒。但是他越走近艺徒，越觉得不对劲。艺徒们挺着胸，用吓人的目光迎着他。

他忙对着大家喊开了，只字不提发薪事：“弟兄们！再报告大家一个好音信，今天为共庆周董事长家中大喜，周董事长大发慈悲之心，决定中午和晚上给弟兄们换两顿好饭，吃一顿洋米，一顿洋面！……”说着，来到了艺徒们跟前。

金堂压着十分火气，原来还有点怯劲，一见刘闾王满脸横肉老鼠眼，气飞了，有力地问道：“刘先生，我好象记得，到俺宫家口村招工的先生里边，有你！”

刘闾王看看王金堂周围的十多个人，笑眯眯地答道：“这个小兄弟好眼力啊！是啊，招工我是去了，到的村太多，忘记是不是去你们宫家口了。既然兄弟认识我，大概是去了吧！”

“刘先生该记得，你在招工的时候对我们都讲了些什么条件！”

“啊！啊……记得记得，”这小子边答应着，肚子里边出坏水，他已经知道金堂想问的是怎么了，脑瓜子一晃，哈哈一笑：“噢！我知道了，兄弟一定是想问当时招工的条件，和来厂以后的待遇不一样，是吧！”

“那你就给俺说个明白吧！”金堂说道。

王金堂竟敢提出质问，刘闾王恨得牙根痒痒，可也不敢发毛，这时候的艺徒都象一捆干柴，发毛就是点火。他耐着性子，借资本家的口向艺徒说明，主要是因为艺徒刚进厂，还没学好看车，还没挣出钱来，待日后慢慢地条件都会实现。

这小子说的挺圆滑，金堂见问不出个结果来，便同弟兄们气乎乎地走了。

中午饭吃了顿糙大米，又红又碎又有股霉气味，但比糟米窝头总算好点；以往的咸菜都是萝卜头，今天每人发给一块干

干的咸鱼，这对于艺徒可算是过了个年。饭后大家也有了兴趣了，都唧唧着要出去看看海。来这里四、五十天了，就是下火车那晚上就着月光看了看海，也没顾得看仔细。金堂便和他们号房的五、六十个兄弟向大门口走去。可是厂警紧守着大门，一个也不让出去。

胡敬山问：“领班说可以自由玩玩嘛！”

“在院里可以自由玩！”厂警凶凶地回答了一句，象背条文似的说：“上峰有令，因你们人生地不熟，坏人很多，怕随便出去出了事，凡出宿舍大门，都要厂警跟着。”

“那你跟我们走吧。”小顺子天真地说。

“不行，停会你们号长来了再说。”

王金堂一听早烦了，便对大家说：“咱不去了，回号房歇歇去吧！”

“怎么啦，恩哥？”小顺子非要去。

金堂故意大声说着，让厂警听：“咱们出去玩还得厂警拿枪跟着咱，叫外边的人看见，我们是出去玩的，还是被押送的犯人？咱谢谢领班和厂警的口头人情吧！”

金堂一说，大家都解过来了，一齐瞅瞅那厂警，走了。

厂警象是被刺了一下，摇头摆尾的“哼！”了一声，低低地骂道：“你们他妈的比犯人好不了多少，神气什么。”

艺徒们被软禁在大院子里，有的下开了五格子棋，有的睡大觉，有的三五成群在谈论着。

太阳刚刚墜下海，大家自动排好队，等着晚饭的洋面馒头。等了好大一会，才见号长们领进了挑饭队进来。大家挤进狭窄的饭堂，每人分得了四个拳头大的小馒头，被碱发的都发黄了，也有股霉味！这是艺徒们进厂一个多月来头一次吃到的馒头。

李宗仁一边吃着，一边问那挑饭的伙计：“老哥，你们怎么净弄些霉了的给我们吃？”

那挑饭的很和气的笑了笑说：“俺也和你一样，是雇给‘同合盛’饭庄当伙计的，你吃什么俺说了不算啊！”

另一个挑饭的也插上来说：“这些长了毛的粮食便宜，俺饭庄的老板专门买这样的。”

王金堂一听，接着问道：“老哥，你可知道俺一个月吃多少钱的饭？”

“听说一个人一月一元五角钱。”

“啊！”金堂不由自主的啊了一声，拿在手里的馒头吃不下去了，气的骂道：“周老板，你把我们哪里还当人看待，一月才给半袋面的钱吃饭？”

“是啊，”那挑饭的人也感叹地说：“这年月咱们穷人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饭后，大家都回号房要睡了，唯独尹之清蹲在墙边下不动。金堂走过去一看，他正捧着两个馒头在抽噎着掉泪。金堂不知他又出了什么事，便问他：“之清，又怎么的了，看号司欺负你啦？”

“没有……”他摇了摇头，抽噎的更厉害了。

“那是怎么啦？”

“金堂，你想想，咱在这里吃上了馒头，可家里……也许连野菜球也没有吃的了！唉，这时候，我那小弟弟能看见这么两个馒头，不知该多么高兴啊……我吃了两个，就怎么再也咽不下去了！”尹之清手捧两个馒头，象乞求金堂能把它送回老家似的，两眼泪珠一串串的滚落在馒头上。

金堂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劝着他：“别想啦，咱在这挣出来就先吃。想也没用，越想越伤心。说不定家里这回就

好了。”

金堂好说歹说，劝了老大一会，才劝着尹之清吃下了剩下的两个馒头。进了号房，不少人都睡下了。金堂刚想躺下歇歇，看见身旁的小顺子在那里不声不响的，从内衣里撕下了一块布，在包着什么东西，便问顺子：“好睡了，明天一早得起来上班。”

“啊，”顺子只顾包东西，顺口答应了一声。

金堂看他包的那么认真，而且还怕自己看见，便趁他不防，起身一把夺了过来。解开一看，金堂差一点没笑出声来。这小家伙包的是两个馒头。

顺子看看没法了，便不好意思的说：“我走的时候，小虎子叫我捎馒头给他吃。往后，我看还不定规能不能再捞着吃呢。我吃了两个，省下这两个，等过年回家捎回去。”

金堂怕惹哭了他，只得逗着他：“那你这么包着还不臭了烂了，快吃了吧！”

“不，我想办法把它凉干了。”

金堂怎么说也不行，怎么劝他也不吃，没法子只得还给他。心想他饿的时候就吃了。

小顺子仍然用那块破布把馒头包起来，象是对自己，又象是对金堂说：“明天一早，我把它割成一片一片的，咱上班走了，就凉在炕上，几天就干了。”

金堂点了点头，说了声“睡吧！”自己合上了眼，想了想这发薪休工的一天，长叹了一口气。心里象压上了一个百斤的铅块……

第五章 逃出牢籠去

严冬到了,狂啸着的西北风卷下了一场大雪。艺徒宿舍四周鋪下沒膝深的雪层,旋转的风扫着浮雪顺着小铁楞子窗直往号房里面鑽。

号房里边,沒有炉子沒有火。屋顶上只有一层瓦,门窗上沒有玻璃沒糊纸,屋里象个小风洞子,外面刮大风,里边刮小风,外边下大雪,里边下小雪,外边雪住了,瓦縫里照样往里灌雪花。木板床凉得象冰块一样,每个弟兄的小草席子上,小被子上,当做枕头的砖块上,都飘落上一层薄薄的雪花碴子。

艺徒们身上还是秋天从家乡穿来的破棉袄,白天上班当工作服,晚间睡觉当被褥,折騰的破烂不堪了,只得从厂里拣个线头綁綁,有的还找点细铁丝串串,浑身上下裹着破布片和棉花团。穿着这样的衣裳,白天上班还不冷,因为车间里为了适应生产的要求,保持棉纱的牢度,不管冬夏,都要保持着一定的温度和湿度。加上艺徒们超体力的劳动,再冷的天气也出大汗。可是一下班就抗不住了,从厂里到宿舍,在一里多长的雪地里走一趟,全身连骨头也冻透了。进号房象进了冰窖,所以吃过饭大家都囫圇着身子鑽进那条包花布的小破洞子里,卷缩着睡下了。小弟兄干了一天活,晚上顶多能睡半夜,下半夜就被冻醒了,一个个围着小被子坐在炕上哭。哭也不敢哭出声音来,讓外边看号巡夜的听见,轻的一顿臭罵,重则

一顿毒打。有个叫刘玉和的小弟兄冻的直哭，被看号司听见，走进来用竹板子打一下问一句：“小花毛虫子，还冷不冷了？”开始小弟兄光是哭，最后被打的说一声：“不冷了！”看号司这才住了手，临走还把他的的小被子扔在号房外边的雪地里。

这天早晨，大家被赶起来站好队。看号司清点人数少了一个，返身进了号房。小顺子看看，不见小文光，也和几个兄弟跟进了屋。跑到炕前一看，小文光的头和上半身盖着小被子，下半身搭着草席子，草席子外边一双干巴的小脚，已经发紫了。看号司火了：“他妈的！还给我睡！”骂着扬腿就是一脚。小文光连动都没动。一个弟兄赶紧上去叫他起来，拉开被子一看，大家都惊呆了，小文光两只胳膊抱着腿，头用力的锁在腋下，满身发青，已经冻僵了。这可怜的孩子被冻死了！

这才真正是种田打粮的人被饿死，纺纱织布的人被冻死！

艺徒们进厂几个月，吃尽了苦头，尝尽了酸辣。大家知道是上了周大肚皮的当，气得满肚子仇恨。老板、把头说的再好听，大家再也不抱什么希望了。艺徒中不少弟兄都在想：要活下去，要想办法离开这座资本家的地狱。但是，周大肚皮给每个艺徒身上压了个四十块大头洋的石头，要走就得甩掉那块大石头，偷着跑。

和艺徒在一块干活的工人，看到艺徒受这么大的苦，都很同情和关心他们，教给他们不少“磨洋工”的方法。艺徒宫大宝的师傅王大哥就教他不用那么出力的干，把头一走就让他歇歇，并且说：“俺刚进厂的时候也光知道拚上力气干，可是干的再多也照样得挨打少开钱，连个好也换不出来。以后看有的人磨洋工，俺也就学来了。”

大宝说：“王师傅，光磨洋工，还得受罪呀！”

“要找个不受罪的方法可难啊！”王师傅说。

“王师傅，我想……”大宝凑在王师傅耳朵上偷偷的说：“我想跑出去，不当艺徒了。你看行吧？”

王师傅听了，琢磨了一会儿问：“你想怎么个跑法？”

大宝把十多天揣摩出来的办法告诉了王师傅：“我看您们工人下班的时候，不用站队查号，走到门口让厂警检查一下就能出厂。出了大门爱怎么走就怎么走。你下班的时候把我带出车间，领我出了大门就行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跑？”王师傅关心地问。

“我一天也等不下去了。”宫大宝心急的说。

“不要这个月的工钱了？”

“还要工钱呢！叫老板知道还得倒向俺要呢。”

王师傅仔细看了看大宝，又想了想说：“好吧，你先不忙跑，等我看看怎么个走法好。”

王师傅观察了一下，看到艺徒们除了有把头经常盯着，穿的衣裳也和工人不大一样，又破，还沾满了机器油。过了几天，王师傅从家里带来一身衣裳，偷偷地给了宫大宝。快下班的时候，自己到车间门口放风，让大宝在车档里换上衣服。下班的汽笛一响，王师傅就把自己的帽子①给宫大宝戴上，把包饭的小手巾包②也交给了他，领着他走出车间。来到大门口，厂警也辨认不清，在他身上胡乱搜了一下，放他过去了。宫大宝于是跑出了华新厂，跑出了资本家的活地狱。

宫大宝逃跑不几天，前纺车间有一个名叫李延根的老工人，这天正和两个艺徒干活，搭讪着问道：“小伙计，怎么样，能

① 工人当时都发一种白色的工作帽。

② 当时工人在班上吃的一顿饭都是从家带来，所以每人上下班都提着一个小手巾包。

干的了吧？”

“要命啊，李师傅。俺叫厂里骗了，干不了也得干啊。”艺徒说。

“我就不信，要不想在这干，老板还能白天黑夜的揪住你的耳朵不成。”李延根给艺徒鼓劲。

艺徒犯难的说：“比揪耳朵还厉害！你没见上下班都有厂警看着，晚上连号房里都上了大锁。”

李延根看准这两个弟兄有走的意思，便悄悄地对他俩说：“要是想出去，我有办法把你们放出去！”

两个艺徒一听，噗通一声，双膝盖跪在了李延根跟前，感激地说：“李师傅，您要真能放走俺，俺一辈子也忘不了您！”

李延根拉起两个小弟兄，悄悄地走到清花车间，指着车间上边的天窗说：“明天晌午，看着把头领班的都去吃饭了，你俩赶紧来，我在这等你们。从天窗口爬出去，顺着小平房屋顶往西，墙外就是大马路。墙根下有棵梧桐树，从树上爬下去就走了。我早给你们找好这条路了。”

两个艺徒听了高兴的又要磕头，被李师傅拉住了。

第二天中午，这两个弟兄又叫了两个要好的伙伴，四个艺徒跑到清花车间。李师傅已从修理电灯的工人那里借来梯子，架在一堆棉花包上，正好够着天窗口。李师傅看艺徒们来了，从棉花包底下拖出一个小包袱，里边装了满满一包袱地瓜干，交给他们说：“快走吧！跑出去愿意回家的就回家，不愿回家的就另找个地方混碗饭吃。”说完急急地把四个艺徒弟兄从天窗口放出去了。

车间里，号房里纷纷传说着艺徒们逃走的事。大家明显的感觉到，这些天厂警、把头、看号司管的特别紧了，押送上下班的厂警增加了一倍多。晚上，看号司彻夜不断地在号房外

边巡查,不准艺徒们说话,见到几个人在一起说话,便以为是在商议着逃跑,打骂一顿。在艺徒干活的车间里,资本家把工人们都调到别的车间,严禁工人和艺徒来往。艺徒车间的门口派上了岗,就连到各车间推纱的小顺子等小弟兄,也派了小把头暗暗的跟着。凡是能通到外边的地方,都被堵死钉死了,天窗口钉上了铁丝网。

资本家看的再严,艺徒们为了活命还是想尽了一切方法往外跑。

这天艺徒们回到号房,李宗仁去上茅房,被看号司揪着耳朵揪了出来。宗仁不高兴的问:“怎么的,连茅房也不许上了?”

看号司指着李宗仁的鼻子说:“你小子不要耍鬼,你不是来上茅房,是来偷跑的。”

李宗仁这才听说从茅坑里鑽出去也能跑掉。原来,这艺徒的茅房靠在围墙上,便于外边的农民按时来挑粪尿,粪坑口都设在墙外。李宗仁回到号房一打听,才知道四号房间有两个叫崔子敬、宋恒升的艺徒,昨天夜里从粪坑鑽出去跑了。艺徒们被逼的没法子,什么也不顾了,只要是能跑出去的地方全被严守住了。第二天,粪坑被堵死了,而且还加上了一条新规矩:夜里不准艺徒出号房。每个号房里边放了几个大罐,拉屎撒尿都得在屋里边,每天早晨派两个艺徒倒掉。

有一天,细纱车间十几个小弟兄,趁着工人下班人多,一头扎进工人群中,在工人老大哥的掩护下混出工厂大门,不料被厂警发现,随后追来。厂警也分不清哪是工人,哪是艺徒,只是乱喊乱叫。十三岁的王德成和十五岁的张龙两个小兄弟,见厂警呼叫着追来,心里一慌,撒腿就往树林跑,厂警赶上去把两个小兄弟捉回来了。其余的艺徒混在工人群中没动

弹，工人们故意用身子挡住，把他们围在中间，厂警走后他们都跑了。

吃过晚饭，号长把艺徒们喊到院子里。胡敬山一看围着上百个厂警，便对金堂说：“出什么事了？怎么来了这么多厂警？”

“大概是为跑的事。”金堂猜着。

正在这时候，门口涌进了一群把头、号长，刘閻王和裴伯愷随后走来了。原来这几天连续跑走了不少艺徒，资本家很心痛，便指示经理裴伯愷，把捉回来的艺徒当众处罚，以示大家。刘閻王把艺徒们排成半圆形的队形，中间放了把椅子。裴伯愷站在上面，语调缓和地问道：“小兄弟们！你们来厂这半年多，觉得还好吧？”没有人答理他。他接着慢条斯理地喷开了：“我很喜欢你们这些孩子，虽然你们来这半年多了，给我们周总长赔了不少钱，可是我们还很喜欢你们。你们学的很好，现在都学会看车了。以后随着你们看车技术的提高，厂方喘过气来，就会更好地给你们一些福利的……”他来了是一套虚情假意之后，脸色一变，两块腮帮子肉直哆嗦，头顶上那撮鸚鵡毛也直抖动，咬着牙发开了狠：“可是，有的人不听话，想着逃跑。这几天逃走几十个了。这些人没有良心，刚刚学会了技术，刚会飞了，吃了我们的、住了我们的、用了我们的、学了我们的，结果逃之大言。你们想想，不是我们周总长办工厂，把你们招了来，救活了你们，你们现在骨头也烂了。今天翻脸恩将仇报……”他越说越气，嘴角喷出唾沫子，指手划脚，说到气处，一跺脚，胖乎乎的身子从椅子上歪了下来，旁边刘閻王赶紧扶他又爬上去。小顺子和几个小弟兄看到这幅模样，忍不住嗤嗤发笑，裴伯愷发疯似地骂道：“不识抬举的东西们，你们想想，我们华新纱厂的饭能白吃吗！谁要走，可以，先缴上四十

块大洋的饭钱！没有钱，就得老老实实的干活，想偷跑，哼！”

裴伯愷粗脖子一拧，大喝一声：“给我把那两个小鬼崽子带上来！”

话声刚落，从号房管理室内忽地蹿出来一帮打手，拖着两个孩子冲过来。金堂、敬山、小顺子定眼一看，正是小兄弟王德成和张龙，看样已经被打过一顿，满身血迹，嘴里流着血，脸色吓的苍白。

裴伯愷一手挂着腰，一手指着两个小弟兄恶狠狠地说：“这就是两个没良心的小杂种，对这种人我们周总长最不喜欢，必须好好的管教管教他们。”

刘闾王看时候到了，大声喝道：“给我打！”五六个打手举起皮鞭扑向两个小弟兄。王德成和张龙吓的放声哭了起来。打手们围住两个小兄弟，一阵乱鞭打去。裴伯愷咬着牙瞪着眼挺着大肚皮，脸上掠过阴险的笑容。两个小兄弟被打的滚过来爬过去，大哭大喊着：“饶了俺吧！俺再也不跑了，大哥哥们，救救俺吧！”

艺徒弟们不忍心看着这幅惨景，一个个低下了头哭开了。有的咬着牙，怒视着裴伯愷。王金堂、胡敬山几次要冲上去救出两个小兄弟，都被面前厂警的刺刀挡住了。

裴伯愷见两个孩子趴在地下不动了，又爬上椅子，对着大家喊道：“今后谁要是再逃跑，捉回来就是这样的下场！”叫完，一挥手走了。

金堂、敬山和艺徒们一齐涌向两个小兄弟，只见他们被打的成了血人，脸上横一道竖一道的鞭痕冒着血水，两只手因为想挡着鞭子，被抽的皮开肉绽。大家把他们抱回号房，给他们擦净脸上和身上的血，守着他们直流泪。两个孩子没活几天，相继死去了。

资本家这样做，本想来个杀一儆百。但他们吓不住艺徒，每个兄弟的心里又撒上仇恨的种子。大家跑的更急了。

这天夜里，胡敬山趁着窗外看号司们换岗的时候，偷偷地爬到金堂身边，低声说道：“金堂哥，周大肚皮打死咱两个弟兄，我觉得喘口气都不痛快了。”

“那是他怕咱弟兄们跑光了。”

“可他也沒挡住弟兄们跑，这几天照样有不少跑了。我看再住一时，咱身上都得套上根繩子了！”

“是啊，”金堂叹了口气，“这些沒点人味的东西也真的能办出来。”

“不行，我看咱也得豁上个死，跑啊！再等下去，怕活着回不了家啦。反正能跑就跑出去，跑不出去顶多也是一个死！”

“光咱跑了，剩下小顺子和小弟兄们怎么办？”金堂沒有跑的意思。

“咱大家一齐跑么！”胡敬山焦急地说。

“小顺子那么点个人，跑得动么？再说跑也不是办法，就算咱能跑出去，家也回不去，上哪找活路啊！”

“出去要饭吃也比在这里当艺徒好。凭咱这身子骨，到哪里也能掙碗饭吃。”

金堂摇了摇头说：“这种天下，穷人的活路可是难找啊！村里活不下去上城里，城里也沒有咱弟兄们落脚的地方。”

“那咱就在这等死？”

金堂只是喘粗气，拿不出主意来。胡敬山听着窗外传来看号司的脚步声，悄悄地爬回自己的被窝……。

胡敬山是下决心要跑了，这几天又串联了几个弟兄，找机会一块跑。金堂知道这碼事，不好拦阻，只是暗中为敬山他们捏着一把汗。

这天下班的时候，正遇上倾盆大雨。艺徒们走出车间时，天色已经黑透了。出厂门后走几步，一个个都淋成了落汤鸡，破棉袄湿的透透的，看押队伍的厂警都缩着头，抱着枪，藏在一块油布里边跟着队伍走。

胡敬山一看，这是个好机会，前后串通几个兄弟，约好走到前边拐弯的地方一齐跑，只要跑出路旁的一块平坡，鑽进坡下的乱树林子里，便能脱身。商量好了，胡敬山的心扑通扑通直跳，他明白，弄不好就要送掉性命。他悄悄地拉在队伍后边，膘住一个抱枪的厂警。

队伍一拐弯，胡敬山冲出行列，从那个厂警的背后猛的给了他一绊子，大喊一声：“弟兄们！要活命的快跑呀！”

“逃命啊！”

“噢！跑啊！”



忽拉拉一大群艺徒随着胡敬山，吆喝着跑开了。

金堂看看约莫七十多个弟兄拼命向小树林子跑去，心象揪起来似的，为弟兄们能不能跑出去提心吊胆。正在这时，前边的厂警回头看见一大群艺徒跑了，急的拾起脖子上的警哨就要吹，金堂眼疾手快，从地上抓起一大把泥块，照准那个厂警打去。那厂警的哨子还没吹响，猛然飞过来一把泥砂，打进眼里，顾不得吹哨子了，嚎叫着搓开了眼。

被胡敬山打倒在泥浆里的那个厂警，及至爬起来，艺徒们跑的不见影了，他胡乱地朝天上“啪”地放了一枪，接着拾起警哨吹开了。

警哨声中，厂子里忽的蹿出了一群厂警，足有三、四十人，急急地顺着敬山他们逃跑的方向追去。警哨声，喊捉声响成一片，手电筒的青光象一条条毒蛇爬进树林子里去了，不时传来刺耳的枪声。每一声枪响都象一支钢针刺着金堂，使他惊慌不安。

金堂回到号房，发现艺徒们早已被赶进了号房。外边加了双重岗哨。他不安的坐在小铁楞子窗下，察看着外边的动静。大雨比原先下的更大了，风扭着雨点，一阵阵的穿进小窗口往金堂身上浇，可他象麻木了似的，一动不动，皱着眉瞪着眼往夜幕中瞅，侧着耳朵细听着。小顺子、李宗仁等兄弟，也都围在金堂身后，惊恐地看着窗外。

敬山在哪儿？脱险了吗？会不会被捉住？会不会被打死？……

约莫午夜时分，围墙大门“咣啷”一声被打开了，随着射出十几条手电光。王金堂两手抓住铁棍子，脸紧贴在窗框子上，屏住气看着外面。过了一阵，那十几条手电光在远处晃了几晃，在黑暗中消失了。

一阵风夹着雨花扑在金堂的脸上。随着风声，他好象听到了什么声音，转回头来，紧张地问顺子：“小顺子，你听听，是不是敬山在喊什么？”

顺子凑上去听了会儿，眼里含满泪水看着金堂，摇了摇头：“我，什么也没听见。”

第六章 換号衣的阴謀

这几天，刘领班的閻王脸活象块牛肚子，一天到晚提着鞭子在艺徒车间里晃来晃去。大家看了他那个熊样，都私下议论着：“老鼠眼大概叫周老猫咬上了，咱弟兄们一跑，他就招架不住了！”

“前几天整天不见他的面，这几天大概是谈了‘克’了，一天到晚死赖在咱车间里。”

刘閻王一来，那些大把头、二把头、小把头也都不敢偷闲躲空了，跟着他在车间转，一走动象黄鼠狼子搬家——一群一党的。可是他们看得再严实，也挡不住艺徒们跑，有些艺徒，上茅房和工人说几句话，下了班就不见了。有时候把头眼瞅着艺徒上工人车间去推纱，去拿什么东西，光有去，沒有回，下了班在大门口严格检查也查不出来。刘閻王知道准是工人脱下衣裳给艺徒换上偷跑了。为这件事，资本家曾根据刘閻王报告借故开除了几个和艺徒有来往的工人。但是，这样做还是不能隔开艺徒们和工人的联系。资本家認為艺徒不听话，逃走，磨洋工等等，都是受了工人的影响，是被工人教“坏”了。为了在工人和艺徒中间隔上一道墙，资本家绞尽了脑汁，借着实现艺徒招工条件做幌子，想出了一条毒计：给艺徒们制做一种特殊衣服。这样做算是实现了招工穿“洋布新衣”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分隔开工人和艺徒，便于对艺徒的看管了。

这天早晨，拉过第三遍褥子，弟兄们站着队等厂警押去上班。等了老大一会，也没见人来。金堂犯了猜疑：“往日都是把头催着走，今日怎么没来人？”

小顺子有点高兴地说：“是不是放咱的假？咱又好久没休工了！”

“要是真休工，大概周大肚皮又要出什么新玩艺了！”李宗仁摸透了周老板的脾气：“没有什么红白喜事，他们不舍得白放咱一天的工。”

正说着，脖儿长和号长们领着厂警，抬着一包包衣服，分别来到各个号房门口。脖儿长老远就对五号房间的弟兄们吆喝开了：“解散吧！今天休工一天，大家都回号房把自己的破烂整理一下，停会刘领班有事吩咐！”

大家还没弄清楚脖儿长说的什么，刘阎王已经大摇大摆的走了进来。他今天换了装，从头到脚利利索索，上衣是黑底小花软缎丝棉袄，下身是黑软缎棉裤，裤角扎着黑缎绑带，头戴一顶深茶色水獭皮帽，腰里缠了条黑牛皮鞭，故意将鞭把子露在外边。他发现大家都在看着自己，便走到王金堂和小顺子跟前，伸手撕下小顺子的一块破棉大褂片子，嘿嘿冷笑一声：“怎么样？这身衣裳也穿的差不多了吧！”

小顺子吓的躲在金堂身后，刘阎王见没人和他搭话，又晃悠着脑袋对金堂说：“这个弟兄是叫王金堂吧。”

金堂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俺就叫王金堂。刘先生有事吗？”

“没事，没事，”刘阎王接着狡诈地说，“这名好熟啊，听说老弟很爱打个抱不平。”

金堂淡漠的一笑：“哼，该打的就打，不该打的不打。俺这喝黄河水长大的粗人都有这个坏毛病。”

“好啊好啊，这是个好脾性，能少吃亏多联络感情。日后我刘某人要有用着的地方，还望老弟多出把力呢。”

“俺可高攀不上！”金堂说着，和弟兄们扭头走了。

刘阎王闹了个没趣，看看大家都走了，没滋没味的对脖儿长说：“讓大家都歇歇吧。午饭后裴经理有话对大家讲。”

午饭后，裴伯恺坐着小轿车一直开到艺徒大院里。他挺着肚子挤下汽车，笑咪咪地对艺徒们说：“我一看到你们这些老实孩子，心里就喜欢。自从上次惩罚了那两个小杂种，大家都听話，很少再发生私自逃走的事情。以后你们少听那些工人们的话，不要上了工人的当……”艺徒们知道他在说瞎话，不高兴听了。他却说得津津有味：“只要听話，我们周董事长蚀点本也愿意为大家多办点好事。过一个时期，就给大家增加工资，改善伙食，今天先给每个弟兄发一套新衣……”

艺徒们听说发新衣服，轰的议论开了：

“啊呀，这真是公鸡要下蛋了！”

“先别高兴，拿到手看看是什么玩艺再说吧。”

“对啊，别再上了当。要是不如咱这破棉袄，咱就不要他的。”

大家议论纷纷，也没听裴伯恺又说了些什么，只见他钻进汽车走了。这时候，脖儿长和三个厂警拖着两包衣服来到五号房门前。脖儿长点着名，挨个发给一套蓝色的棉衣。艺徒们一看，哪里是什么洋布新衣，和艺徒盖的小被子一样，也是用包花布染成灰色做的，里边夹了薄薄的一层车肚花。这种衣裳样子也古怪，没有领子，上衣的袖子上用白布镶着三道蓝杠，左肩膀头上用油漆写着号码。

脖儿长发完衣服，当场宣布了周老板的规定：

1. 这种衣服，为本厂艺徒专用之学徒衣。

2. 每年发单棉各一套。
3. 凡艺徒上下班都得穿齐，不得脱下。
4. 以旧换新。

随后，脖儿长把第四条规定解释了一番：“为使艺徒整齐，有别于工人，大家穿上新衣后，都必须将原来自己的衣服交出来，以免穿乱了。”

小顺子第一个穿上新号衣，孩子气地跑到金堂跟前说：“看，我穿着这衣裳太大了。”

尹之清也在一旁换着衣服，听了顺子的话，接上说：“顺子，大点好。你这会正是长个子的时候。”

不料王金堂忽然把号衣举起来，急急地对大家说：“弟兄们，先别忙着换。我看这里边有鬼道道，咱不能上了他们的当！”

“金堂哥，怎么啦？”小顺子忙问。

金堂气愤地指着号衣接着说：“他要有心给咱发衣裳，做件棉袄棉裤就行了，为啥给咱做这样的衣裳？袖子上带杠，肩膀上带号头，这不明摆着把咱标出来，把咱当成犯人了嘛！”

脖儿长正在发号衣，一听金堂的话就火了，要是一般的小兄弟敢这么说，鞭子早飞起来了。可是他知道这一套对王金堂玩不转，把小伙子惹毛了，真敢跟自己拚命！再说，那些“小花毛虫子”都听他的，弄不好大伙造起反来，吃不了得兜着走。脖儿长狠狠盯了王金堂一眼，只得压了压火气，说道：“你小子又在这惹什么事？刚才经理的话你没听见？”

金堂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听见了。俺不能换这样的号衣！”

金堂不换大家都不换，小顺子又脱下号衣，穿上了破大褂子。脖儿长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只是说：“你小子有种，敢到我

们总管眼前去说个不换？”

“到天老爷眼前俺也是不换！”

正在这时，刘阎王听到这边吵吵，走过来了。脖儿长急忙报告说：“刘领班，王金堂这小子领头不换号衣，还开口骂你。”

刘阎王一听，心火上升，向王金堂跟前紧逼两步，一双贼眼死盯着金堂，但他忍住了，咬着牙道：“啊，姓王的弟兄，你又在打抱不平啦！”

金堂不示弱，问道：“刘先生，该问的俺就得问明白，为什么给俺这样的号衣穿？为什么还要收回我……”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为什么！”刘阎王实在憋不住了，厉声截断了金堂的质问，“我问你为什么不换？！”

“我们是来做工的，不是犯人！用不着把我们标出来。”金堂接着顶上说：“这是周老板给俺艺徒的好处，俺收不起，犯不了法吧！”

这一句顶的刘阎王沒了轍：“好……你真不换？！”

“不换！”金堂拿定了主意。

刘阎王嗖地从腰里抽出长鞭高高抡起，一看金堂和大家瞪着眼睛，便又放下了，大喝一声：“给我请走！”

話声刚落，忽的上来六、七个看号司和厂警，揪着王金堂就往外走。李宗仁、小顺子、尹之清一看事不好，和全屋艺徒上去要拉金堂。刘阎王“啪”的一声，将长鞭在半空里甩了个响，回过身来，面对着大家：“怎么，你们都想去？他走了不关你们事，我要亲自问问他，为什么不换新衣。你们马上给我换上，要不然小心吃鞭子！”说完凑在脖儿长耳朵上喳喳几句，提着鞭子追着王金堂走了。

小顺子和艺徒们手提号衣，眼巴巴地望着远处金堂被带

走的方向。

脖儿长和气地劝大家说：“大家快些换吧。这种衣服是专门为你们做的，干活走路穿着利索，整齐，好看。工人想穿还捞不着呢，你们不要舍不得那些破烂，有了新的谁还穿破的。往后天热了，留着那些破烂也不干净，容易长东西生病，周总长是为你们好！”

脖儿长连劝加说带吓唬，把艺徒的破衣烂衫收了起来。将他们赶进号房，换上了号衣。

王金堂被把头厂警揪着，押进管理室里边的一间“黑房子”。房子里只有一个小门，没有窗户，整天黑乎乎的。所以艺徒都叫它“黑房子”，是资本家私设的专门打罚艺徒的刑事房。房梁上吊着几根粗麻绳，沿墙放着一排大棍子，这棍子有五尺多长，分两截子，下半截是扁方的，油着黑色；上半截是圆的，油着红色，这就是体罚艺徒的“军棍”。艺徒当中，凡是违犯厂规、条款、纪律的，便要被抓进来换上一顿军棍，重的还要吊起来拷打。

裴伯愷正在管理室喝茶休息，看见刘阔王把一个艺徒押进“黑房子”，问道：“怎么样？”

刘阔王忙低头哈腰地说：“大家都换了号衣，有几个捣蛋鬼不换，我要亲自教训教训他们。”

裴伯愷很警觉地问起他们为什么不换。刘阔王添油加醋地将王金堂不换的经过说了一遍，末了还补上一句：“这小子平时就爱管闲事，领着艺徒胡闹！”

裴伯愷要他想办法用用这种人，他们要是能替厂方说话，那是很有力量的。要是他敬酒不吃吃罚酒，再好好教训教训他。

刘阔王连连点头称是，随后走进了刑事房。

王金堂气乎乎地站在屋子中央，两眼盯着刘閻王。

刘閻王凑到近前，滑头滑脑的笑道：“王金堂，你年纪大点，当众揍你脸上不大好看，特为把你领到这里来。裴经理要我好好劝劝你，你又不是个小孩子，该懂事了。”

金堂一句话不说。

刘閻王接着说：“你只要听话，换上衣裳，回去和弟兄们好好干，我保你将来弄个把头干干。”

金堂还是不語。

刘閻王压了压火气，又说：“周老板很喜欢你这样的孩子。我刘某人说了算，今后保险誰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

王金堂冷笑一声开了口：“刘先生，你打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俺已经和你说了，这号衣是厂方给俺做的，关心俺艺徒，这份情俺领了……”

刘閻王赶紧笑嘻嘻地说：“噢，对了对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你王金堂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王金堂提高嗓音说：“可俺只是领了这份情，再好的衣裳俺也不想换，俺还喜欢俺的破衣烂衫！”

刘閻王一楞，接着跳起来了：“噢！闹了半天，你还是不想换，我看你的胆气也太大了！睁大眼珠子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金堂并没有被吓唬住，平心静气地说：“俺身上穿的虽然破，可这是俺娘千针缝万针补的，用不着脱下来换给你们！”

“好啊！你小子是咬牙到底啦！”刘閻王用鞭子指着王金堂，再一次问道，“你敢再说个不换？”

“不换！不换！就是不换！”

“好！有种！我给你换！”刘閻王挽了挽袖子，对身旁几个厂警说，“动手吧！”

几个厂警刚上去撕金堂的衣裳，金堂两手紧抱着衣裳一扑弄，厂警都吓住了。

刘闊王狂呼：“给我吊起来打！”

厂警将金堂绑起来，吊上了房梁。

这时候，刑事房里又被推进来三、四个弟兄，其中有八号房间的张统文，他们也是不愿换号衣被捉来的。刘闊王命令他们一旁看着，要是不换照样挨打，便抡起牛皮鞭，呼呼地抽打王金堂。厂警也掌起碗口粗的军棍，打起来。

刑事房里，听不见金堂一声叫喊，这个从小就在黄河边长大的孩子，生就了一副犷性子，宁可受罪，不会弯腰，他咬着牙，忍着痛慢慢地昏了过去……。

夜，已经深了，残冬的西北风呼呼地刮个不停。大场院子中央，艺徒们被逼着换下来的破衣烂衫堆成了小山，把头们按资本家的命令，泼上煤油点着一把火。现在不少弟兄才明白过来，穿上号衣就等于资本家给自己身上绑上了绳子，如果不烧掉这些破衣服，这根绳子便有被解开的可能，号衣也就失去作用了。资本家啊资本家，你有多少个穿透了烂黑了的心眼啊！

燃烧着的衣服，火苗子蹿起几丈高。院子里，号房里到处弥漫着糊焦味。一个个号房的艺徒们趴在小铁窗子上，看着被烧化的衣服，泪珠儿一串串地滴落在窗台上，地上……。他们通过熊熊的火焰，似乎看见了滚滚的黄河水，家乡的土草棚子，亲人的眼泪，母亲穿针引线的手……

半夜，场院中央闪烁着余火的亮光。五号房间的艺徒们静静地坐在炕上，等待着金堂大哥，新号衣的胸前被眼泪湿了一大片。小顺子哭的两眼红肿，一遍遍地问着弟兄们：“俺恩哥不会被他们打死吧？”

李宗仁紧搂着他，一边擦泪一边劝道：“不会，他们不敢！”
顺子还是不放心，央求大家说：“俺恩哥今夜不回来，咱明天一早就去找他。”

“对！”大家都同意。

号房铁门上的锁“嘩啦”一声打开了。两个看号司“嘭”的一声踢开门，把昏迷不醒的王金堂推倒在地上。

小顺子、李宗仁和满屋子的艺徒们一齐涌过去，把金堂扶在土炕上，一看金堂浑身被打得皮开肉裂，哇的一声都哭了！

金堂一动不动，遍身布满了紫一道红一道的血迹，有的伤口的血凝固了，有的伤口还在出血水，脸上肿的看不见眼睛了。一件新号衣被歪歪扭扭的穿在身上，不少地方露出了花，不少地方染上了斑斑血痕。

小顺子不住地叫着恩哥，李宗仁和弟兄们轻轻地给他擦着脸上和身上的血，住了一会，金堂费力地喘了口气……

第二天，艺徒们穿着一色的号衣，满脸泪水，忍着仇恨，在厂警的枪口下拖着脚步走向工厂……

第七章 血迹斑斑

东边的天际刚刚露出一线白光，嘚子就追魂似的叫开了，恨的弟兄们牙根子痒痒，小顺子一边睡眼惺忪地穿着衣裳，一边骂道：“这个该死的嘚子也不能坏了，哑了气！我要知道它在哪个地方叫，非推一车子木管堵上，让它叫不出来。”

金堂笑了笑说：“别怨嘚子，这嘚子是周大肚皮让它响的。你把嘚子弄坏了，人家还会再修好。”

小顺子也笑了，补充道：“我说的嘚子里连周大肚皮加刘闾王都算在里边了！”

大家说着走出号房，李宗仁揉了揉眼说：“周大肚皮也真能下这份狠心，叫咱一天得干多少个钟头？”

尹之清仰面看了看天上的星，叹了口气说：“看这工夫顶多有四点来钟。咱晚上下了班，回到号房就快天黑了，我算着咱一天少说也干十四个钟点。”

“真睡不够。睡一宿，早晨起来象生了场大病，浑身麻酥酥的，一点劲也没有。”李宗仁接着说，“能捞着歇一天睡觉就好了。”

小顺子一听急忙说：“别！可再别歇了。上次歇着换了这么身号皮，还把恩哥打的两个多月没爬起来。再歇着怕要扒咱的皮了。”

大家晕晕乎乎的走到工厂那扇铁门前，把头们叫着号头，

把艺徒一个个往里推。李宗仁看着阴森森的小门，悄悄对尹之清说：“这小门口象老虎张着嘴，我一进去就头皮发麻。到里面又得死活拚上一天。”

尹之清叹了口气：“唉，有什么办法。它就是鬼门关，咱也得往里走啊！”

进了车间，尹之清抄起把子一摇，比推几百斤的大磨还费劲。大家干累了，瞅着把头不在就偷着歇会儿。这事被刘閻王看见，报告了资本家。周老板又给艺徒们制订了一个定额制度。

这天，刘閻王领着几个戴眼镜的人走进了摇纱车间，来到尹之清看的车旁。尹之清心里直打鼓，以为刘閻王又要整他。可是这次刘閻王却堆着笑脸说：“听说你干活老实，今天要查查你，看你一天能摇几车纱。你要使劲多摇，摇的少了，我饶不了你。”

那几个戴眼镜的人有的记，有的看表，都围在尹之清的车头上，尹之清拚命摇了一天，连水都没捞着喝一口，也没歇一歇。最后几个戴眼镜的人算了一会，告诉刘閻王说：“刘先生，他十二小时摇了二十八车纱！”

刘閻王拍拍尹之清肩头说：“你今天干的挺卖力气，以后每天都得这样给我干！”说完走了。

第二天，艺徒们上了班还没开车，刘閻王走进车间，宣布了摇纱车间的定额：“你们听着！今后每人一天都得摇足三十车纱。谁要是摇不完，不准下班。”

弟兄们听了轰的议论开了：“啊呀亲娘，三十车，累死咱也摇不了啊！”

“咱一天最多摇二十来车！”

金堂一听，早生了气。刘閻王说完要走，金堂赶上一步，

截住他问道：“刘先生，你这个三十车是怎么出来的？”

刘閻王一看又是王金堂，脑瓜子一晃说：“这是周厂董根据科学计算和你们的实际可能拟定的。你又想干什么？”

“俺摇不出来。”

“摇不出来也得摇！”刘閻王狠狠地瞪了王金堂一眼，气乎乎的走了。

从这以后，每到了下班的时候，把头便手提着鞭子、竹板，到每个车上去收纱，誰要是摇不出三十车纱来，轻的罚着摇出来再下班，重的便要遭顿毒打。

订上了死定额，死规矩，资本家还不死心，讓活把头象绿头苍蝇一样滿车间乱跑乱窜，看誰不顺眼抽出皮鞭就打。艺徒们被撵的沒窝沒場，连喘口气的地方都沒有。

艺徒们的茅房很脏，滿地都是屎尿，进去沒法落脚。苍蝇一群群的，墙上、粪坑里到处是蛆，墙上爬的多了，一层层的往下掉，上一次茅房准能爬到脚上几个。尽管这样，艺徒们却把它当成好地方，只有上茅房才能捞着离开车档，喘口气。但是，资本家连每人每天上几趟茅房都制了“定额”，上茅房以前都得向把头领个牌子，去的次数多了就得挨罚挨打。

前纺车间有个小兄弟叫吕嘉林，一上班肚子就痛，跑进茅房，肚子痛的直不起腰来，便扶着墙，趴在刷茅房的水龙头上歇口气。正在这时，茅房门“啪”的一声被踢开了，二把头崔大眼闯了进来，一只手捂着鼻子，看见吕嘉林趴在水龙头上，过去一把揪住他，推出茅房。吕嘉林被推倒地上，爬起来刚要跑回车档，崔大眼抽出鞭子，一鞭把他打倒，嘴里罵着：“小花毛虫子，你给我偷懒！”边罵边抽。很多弟兄赶上去说他是肚子痛，崔大眼才住了手。吕嘉林擦着嘴边的血，费力地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回到自己的车上。

吕嘉林咬着牙干了一上午，吃过中午饭，便觉着支持不住了。崔大眼巡查车间的时候，吕嘉林要求说：“讓俺歇歇吧，俺試着两条腿直打哆嗦。”

“你小子不用搗蛋，蹲茅房还没歇够啊！给我好好干，再不老实还得挨揍！”

吕嘉林无奈，咬着牙，忍着肚子痛进了车档。那时候资本家重钱不重人，车间里的机器根本没有防护设备，一些皮带、轮子露在外边，工人们看车，就象在老虎嘴边，说不定哪时便被它咬一下。吕嘉林在梳棉机中来回跑，车上的皮带上下飞转，他渐渐的觉着头有点昏，眼看支持不住了，一头碰在皮带上。他“啊呀！”的狂叫一声连衣服带人被皮带卷进去，皮带转一圈，“咔嚓”一声，转一圈“咔嚓”一声。旁边的弟兄急了，等把车关了，吕嘉林已经被机器摔的四零八半了！天花板上染了一大团鲜血和脑浆，皮带上、天轴上粘着一块块皮一块块肉……

全车间的艺徒弟们闻讯赶来，守着吕嘉林血肉模糊的尸体，趴在地下嚎啕大哭。车全停下了，整个车间里一片哭声。这时候正好拉响了下班的汽笛，外车间不少艺徒弟也跑来了，里一层外一层的围了很多人。

刘阎王听说车间里出了事，带着几个小头目急急忙忙跑来，挤进人群一看那样子，用手捂着鼻子退出来，跳上一个装机器零件的大箱子，对围着的人群奸猾的喊开了：“好了好了，大家都不要哭了。他被机器缠死是因为自己不小心，这不关别人的事。大家进厂的时候，厂方就宣布过：艺徒病、伤、残、疾、死亡，本厂概不负责。你们可以从他身上长点见识，干活要小心，老老实实，机机灵灵，机器不咬勤快人。好了好了，别守在这里了。”说着便和几个把头赶开了围着的弟兄们。

艺徒们大声哭着，挪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车档……。有



几个年纪大点的弟兄，怕那些没人肠子的把头给吕嘉林收不齐尸体，一定要留下亲自给自己的弟兄收尸。刘阎王看看那十几个弟兄都两眼冒火，也不敢硬往外撵，只得由着他们去收尸，派了四个厂警跟在后边。

那几个弟兄爬上天轴，从轮子上拉下了吕嘉林血肉模糊的破号衣，又从车上、地下把摔碎了的肢体一点点的收了起来，从车间里找了个木箱，将尸体安放进去。在厂警的看押下，抬到厂子南边的一块三角形的荒地里埋了。

吕嘉林的惨死，在艺徒弟兄们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大家一走进车间，看着每台机器都好象变成了吃人的老虎。有的弟兄指着机器议论着：“这机器轮子能找个东西挡挡就好了。”“这个皮带轮能弄上个罩子什么的隔一隔就好了。”

这是艺徒们合理、正当的要求啊，可是在资本家听来都是

耳旁风,因为这事不能使他多挣钱,也不能影响他少挣钱,死个把艺徒,在他眼里不过是庭前的元宝树掉下几片叶子。过了几天,刘阎王找了几个修车工人,将吕嘉林的车和皮带上、天轴上、天花板上的血洗刷干净,又把车检修了一下,从别的车上调来一个艺徒开车。

没有别的办法,弟兄们只好自己当心,特别是看梳棉机的,上了班都瞪着大眼,不敢大意。可是十四五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和要命般的劳累折磨着大家,被机器咬着的事还是不断,就在吕嘉林惨死不久,前纺的粗纱机上又出了一件惨事。

二号房间有个叫吕宝印的弟兄,这天快下班的时候,纺的纱少了,被把头罚着加两个小时班。吕宝印没法,咬着牙干了一会,实在抬不起腿来了。他知道在这粗纱机上干活,只要别叫纱锭子缠住就不要紧,平时伸手到车顶上拿纱的时候,用力蹠着脚,往前弓着腰,收缩着肚子,隔着纱锭子老远老远。可这时他累得连脚也蹠不起来了,伸手从车顶拿纱,前胸的衣服“嗞”的一下被纱锭子缠了进去。“救命啊!缠死人了!”吕宝印一面呼叫,一面往外挣,可是精疲力尽的小艺徒,怎么能扭得过机器!他的衣服被机器越缠越紧,身子被机器拉的越靠越近,最后紧贴在机器上喊不出声了。及至弟兄们赶来把车关掉,从纱锭子上撕下吕宝印,他已经被挤得鼻子嘴里往外冒血,眼珠鼓的大大的,死了!

艺徒弟兄的鲜血又一次染红了白白的棉纱,大家悲痛的眼水又一次洒满了车间。

死了两个弟兄,有些小兄弟吓的不敢开车了。小顺子见了金堂便说,“恩哥,全厂顶数着我保险了,推这车子不咬人,推倒了顶多砸我一下,也砸不死。”

金堂苦笑着说:“顺子,仔细的推吧!”

顺子接着说：“恩哥小心，别叫机器咬着啊！”

金堂点了点头说：“咱这摇纱车间不大要紧，没有咬人的地方。”

尹之清听了摇摇头说：“金堂啊，可不能那么说，咱也得小心，弄不相应也会出事的！”

正当他们议论的时候，就在摇纱车间，有一个姓温的小兄弟的手指被摇轮子把右手食指挤的光剩下几根筋连着，拖了半尺多长……。

艺徒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机器照样开，棉纱照样纺出来，给资本家换进了光光的银洋、小元宝、金条……资本家的肚皮里塞满了钱，张口就能滚出来，这些钱上沾满了艺徒的汗水、泪水、血水！

第八章 停車斗爭

艺徒们进厂的第二年秋天，资本家又在艺徒车间的西北边，新建了一个分厂。小顺子有时候推着车子，顺着车间走，从窗口看到外边那新厂房一天天高大起来，那么多的满身是石灰的工人都忙忙碌碌，爬上爬下，便时常舔着自己暗红色的小嘴唇，感叹地对伙伴们说：“呀！咱这个厂的周大肚皮真有料啊！一盖就盖起这么大的一个厂来。”

这天，小顺子在上茅房的时候，听到了一个消息，便飞快地鑽到金堂的车档里，高兴地对金堂他们说：那个新厂下个月要开工，别的号房的弟兄听把头说，这个新厂全给咱艺徒们看着！

李宗仁不大相信地说：“听说那个新厂尽是一些外国洋机器，摇纱也不用手摇了，咱哪能捞着去？”

顺子接着说：“要是咱真的能捞着上新厂，那可真恁了！”話里充滿着希望。

金堂却一点也不感兴趣：“新车也好，旧车也好，反正便宜不了咱。快死了那条心吧！”

小顺子听来的这个消息还是真事。过了一个多月华新纱厂的第二纱厂果然要开车了，而且决定全部由艺徒工来看车。这个第二纱厂规模很大，几乎等于把原来的华新纱厂翻了一番。

这天刘闊王沒滋淡味地往搖紗车间晃来。小顺子推着纱车子快跑了几步，凑到金堂耳朵上急急地说：“恩哥，小心点，老鼠眼朝这边走来了。”说完急急的推着车子跑了。

刘闊王径直走到王金堂身边。金堂觉察到他站在自己身边，装做不知道，头也不抬，只顾干着活，不搭理他。刘闊王站了一会，拍了拍金堂的肩头，搭讪着说：“怎么样，老弟！”

金堂淡漠地打着招呼：“啊，刘先生来了。”

刘闊王对新厂大吹一通，說話的嗓门挺大，一双老鼠眼不时瞟着大家。他说：你们再也不用搖这个该死的把子了。听说了吧，你们过两天要进新二厂了。这新二厂全是我们周厂董从美国买的精纺机器，搖紗车间全是近代化电力传动的，车子很好看管，一按电鈕就开动了。在这几一天搖三十车很累，到新厂一天搖五十车也不觉着累。同时周厂董关心劳工福利，把工作时间压缩在十二小时以内，因此准备将全体弟兄分为日夜两班……。

不用说，这是刘闊王按照资本家的意思，先在艺徒当中撒撒风，讓艺徒做做准备的。

刘闊王一走，王金堂便对身旁的李宗仁说：“听见了吧？给咱报信来了。我看到了新厂更难受的罪是脱不了啦！老鼠眼那不都明着说了，搖五十车也觉不着累，黑夜还得干。等着看吧！”

到了新二厂，一千多名艺徒被分成两班，一个是“华”字班，一个是“新”字班，一个班从早晨六点干到晚上六点，另一个班从晚上六点干到第二天早晨六点，七天一轮换。不管哪个车间的弟兄搖紗的数量都增加一倍。王金堂和五号房间还剩下的六十多个弟兄，被分在了“华”字班。

新二厂的车一开，艺徒们比原先更累的厉害了，大家都

说：“咱上了新厂，驴上了磨房。”这话真不假，由于新机器的转速快了，劳动强度增加了将近一倍。规定上是说干十二个钟头，可是刘阎王接着又宣布：分两班后，因需保证机器连续运转，不论日夜班都需提前一小时接班，延长一小时交班。这样，艺徒们的劳动时间还是十四、五个钟头。有个叫张同仁的艺徒，瘦弱多病，资本家竟强迫他连续劳动十八个小时，害得他活活累死在车间里。李宗仁对金堂苦笑说：“金堂哥，人家这算盘打的真精啊！咱算是倒霉透了，掉过来，拨过去，咱老是吃亏，这亏越吃越大，可人家老是赚便宜，越赚越大。这些穿洋装的人，真是满肚子洋道道啊！”

金堂也气愤地说：“咱这回算是见了世面啦！东山的虎咬人，西山的虎也咬人。这些穿洋装的老虎，吃起人来血不滴，骨头碴子不掉。”

艺徒们最怕上夜班，到了下半夜困的没办法，看看把头们都找地方睡觉去了，有的弟兄们便找个地方打个盹。碰得不巧，叫把头发现少不了挨一顿毒打。

十二岁的小顺子上夜班，到下半夜困得眼也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有时候推着车子走都能碰到墙上。金堂看他实在困极了，便叫他把车子放到车间门口，跑进车档，鑽到车底下睡一会儿。把头进来以为他收纱去了，金堂等把头走了，再把他叫起来。

这天晚上，小顺子鑽到金堂车底下刚睡了一会儿，刘阎王率领着一群把头闯进了车间。原来刘阎王经常听把头报告夜班有人偷着睡觉，他白天睡了一天，晚上估摸着艺徒们好打盹的时候，便找了几个把头来查夜。一走进车间，迎面看见小顺子的推纱车，问把头们这是誰的车子，人上哪去了？几个把头四下找了找，没见到小顺子。刘阎王火了：“一定给我找出



来！”把头们二次进车间里面找去了。刘閻王一条腿蹠在车子上，在那里等了起来。

王金堂听说刘閻王进车间查夜了，赶紧从车底下叫起小顺子：“顺子，快起来，老鼠眼进来查夜了。”

小顺子听说老鼠眼来了，吓的一咕碌爬出来，没头没脑的往外跑。金堂赶紧叫住他，给他怀里揣上一抱空纱管^①。他抱着撒腿跑了。金堂怕顺子吃亏，把车交给李宗仁看着，随后跟去。

顺子跑到推纱车跟前，放下纱管，睡眼惺忪地揉揉眼。刘閻王一旁早看在眼里，上去揪住小顺子的耳朵，怒喝道：“小花毛虫子，鑽到哪里睡觉去了？”

^① 空纱管就是没带纱的木管，小顺子送进来的是带纱的，推出去的是空纱管。

小顺子被揪的直啊哟：“我没睡，我没睡。我进车档去收纱管了。”

刘阎王伸手就是一耳光子，打得顺子嘴角流出了一缕鲜红的血。接着两手抓住他的两个耳朵，按着头往车子上碰。刘阎王一松手，顺子趴在了地下，痛的这孩子一个劲的喊着：“恩哥，救救我！救救我！”两手抱着头，满地打滚。刘阎王又踢了他两脚，才摇着鞭子扬长而去。

小顺子的头被碰起了六、七个核桃大的蘑菇，往外冒着血水，有两处被碰开了一指多宽的血口子，鲜血淌了一脸一脖子，抱着头的两只手，也染成了血红……。金堂赶过来，一看这情景，心头怒火直往上冲，咬的牙格格作响，突然伸手从车上“咔嚓”一声折下来一根长扁木板，两手紧握着说：“今日咱非算算这笔账不可！”抬腿就走。

旁边的十几个弟兄，一齐拥上去拉住他。小顺子搂住王金堂一条腿死不放，哭叫着：“恩哥，不能去，他们会打死你的！”

金堂看看弟兄们，又看看抱着自己腿的小顺子，沉痛的将木板摔出老远，弯腰抱起了小顺子。

有几个弟兄找了些破布条条，给顺子包扎了伤口，纷纷说：“老鼠眼这小子真狠啊！”

“这样下去，咱累不死，也得叫他们打死。”

金堂愤怒地说：“弟兄们，咱这条小命黄河水都没吞去，今天还能哑没声声的叫周大肚皮吞去？咱不能就这样算了！”

“对，咱得找大肚皮讲讲理！”

“跟他们干，豁上个死！”

王金堂见大伙都被资本家和把头们气的牙根痒痒，当场就找了几个“华”字班号房的弟兄们，商议着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下了班，回到号房里，金堂又给小顺子好好的包了一下伤口，对他说：“顺子，今晚你就别去上班了，在家好好睡一宿吧。”

顺子扭了扭头说：“不，我还得去。我要进去看看热闹，我还想报我的仇呢！”

金堂问道：“报仇？你怎么个报法？”

小顺子凑在金堂耳朵上喳喳了一阵子，金堂笑了笑说：“可得小心啊，别叫他们看出是谁弄的。”

小顺子高兴地说：“放心吧，保险叫他挨上了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往常小顺子进了车间，总得磨磨蹭蹭，等响了嗓子才推着车子懒懒散散的干起活来，今晚一进车间便忙活开了。他和几个推车子的小兄弟在墙角密谈了一阵子，接着分头行动开了。两个小兄弟站在车间门口放哨。小顺子和几个小伙伴找了一个大竹筐，里面装满了涂着厚厚一层大黄油^①的铁器机件，踏着梯子把大竹筐放在车间的门框上，竹筐子上拴着一根线绳子，暗暗地拉到墙角里。

王金堂趁着嗓子没响，跑了几个车间，找弟兄们细细地合计了一下，约定接班后一齐行动，并且要千口归一，说一样的条件一样的话。

金堂刚刚回到自己车上，准备接班，从细纱车间跑来一个叫高恩升的小兄弟，急急地问他：“王大哥，老鼠眼要是硬打着咱们，叫咱干活怎么办？”

金堂果断地说：“这么些人都一样，他没法都打着干活。就是打咱也不干！”

“好，打咱也不干！”高恩升答应一声，跑回自己车间去了。

① 抹机器用的一种很粘很厚的润滑油。

车间门口的大电鐘,指针慢慢地靠向六点。“华”字班的弟兄们接了班,大家一颗颗心咚咚地跳个不停。王金堂紧张的两手微微发颤,连纱头都接不上了。

“嘚——”的一下,嘚子响了。“新”字班的工人一声唿哨,离开了车间。在这同时,“华”字班的艺徒们把车全部停了。喧闹轰鸣的车间,刹那间变得死气沉沉;满车间飞舞的棉卷、棉条、粗纱、细纱,全象些被打死了的长蛇,爬在机器上一动不动了。王金堂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插在嘴里“吱——吱——”的吹了几声尖厉的口哨,所有的弟兄们都躺倒在自己的车档里。车间里静得怕人,只听见喷雾器在嗞嗞地作响……。

小顺子把推纱车子藏起来,自己躲在墙角里,手里举着那根连在门框上竹筐子的繩子,目不转睛的盯着艺徒小刘子。小刘子站在车间的走廊里,躲在一根方木柱子后边,专注的瞅着车间门外,举着左胳膊……。

轮夜班的把头脖儿长,照例在接班后到车间里巡视。他踏进车间,一看机器全停下了,开始以为是停了电,但并没有接到停电的通知。他忙往里走去,这才看到艺徒们都躺在车档里睡觉了。他揪起一个小兄弟,喝问道:“为什么不开车?”

“我们吃不好,睡不好,活太累,还得挨打,干不动了!”

脖儿长又揪着另一个小兄弟的耳朵,怒喝道:“起来,起来,快开车干活!不然揍死你!”

“我们吃不好,睡不好,活太累,还得挨打,干不动了!打死我们也干不动了!”那兄弟也是这样回答。

脖儿长把长脖子扭了扭,四下看看,又跑到别的车间转了转,夹着尾巴一溜烟跑出去了。

王金堂高兴地对李宗仁说:“李子,看,脖儿长没办法,找老鼠眼去了!”

“嗯，”李宗仁也高兴地说，“找大肚皮来咱也不怕。”

躲在木柱子后边的小刘子见脖儿长走了，向小顺子摆摆手，意思是告诉他脖儿长找老鼠眼去了。小顺子手里更紧的攥住了那根线繩子。

突然，小刘子又举起了左手，眼看着脖儿长在前，老鼠眼居中，后边跟了一群把头走来了。他放过脖儿长，当老鼠眼刚跨上门坎，左手狠狠地往下一劈。小顺子用力一拉线。只听见老鼠眼“啊哟”一声，装着满筐铁器机件的竹筐子，端端正正的扣在老鼠眼的头上，这小子当场被砸在了地下。小刘子和小顺子偷偷地沿着车间的墙边，跑进清花车间，躲在棉花包堆里面。

大小把头们突然看到从天上掉下个东西，把领班扣在里边，急忙将筐子摘下来，一看，领班的样子可热闹透了，满头满面被机件这里砸去块皮，那里划上条口子，头上连皮加头发被砸去了好几块，满脸象是鑽进杀猪的盛血盆里晃了晃，身上里白外黑的软缎子小褂被涂上了一层黄油。

刘闊王趴在地上直啊哟。脖儿长和把头们架起他，赶紧送医院里去了。

过了约摸一个多鐘头，刘闊王脑袋上打满着补釘，按照周大肚皮的指示，气势汹汹的回来了。这次他不敢进搖纱车间，竟跑到细纱车间发开了威，他冲进车间带着一肚子气顺手拉起了躺在车档里的高恩升，同时十几个大小把头如狼似虎的将全车间艺徒都拖了起来。刘闊王当着大伙逼着高恩升去开车。高恩升不吭声。他一脚把小高踢在地下，从把头手里夺过一条军棍就打。

小高被打得皮开肉裂，痛得他在地上又滚又喊。弟兄们不忍心看下去，赶去拦阻。刘闊王眼珠子一转，住了手，挽挽

袖子,吐了口唾沫,对大家说:“你们还敢给我停车吗?周厂董吩咐过了,誰开车就不打誰,誰不开车就打。你们知道停车是犯法吗?要是周厂董把你们告了,都得枪毙!好了,其实我也不愿打你们,只要你们大家答应马上开车,我就饶了你们,饶了他这条小命。”

大家被逼无奈,为了自己的弟兄不再受苦,只得含着泪忍着气把车开了。王金堂和车间的弟兄们还躺在地上,忽然听见别的车间机器响了,正纳闷间,小顺子跑来了,把高恩升挨揍的事叙说了一遍。金堂听了气的直跺脚,要讓弟兄们把车停下,再找刘闊王算賬。

李宗仁和弟兄们都劝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算了吧。往后慢慢地再和他们斗!”

金堂在弟兄们苦劝下,也觉得这回是不行了。

大家怀着满腔悲憤又开了车。

这次反抗虽然沒得到什么结果,但给艺徒们增长了不少见识。事后每当王金堂给弟兄们谈起那次闹停车的事来,总是带点懊悔的語气说:“咱那会弄的太笨了,象小孩闹着玩,光知道躺在那里不动弹,死等着挨揍……”

金堂的話,说出了这次斗争的教训。这次反抗斗争,初步显示了艺徒们团结起来的力量,也还真的给了资本家一点教训。周六肚皮开始感觉到,这帮“土花毛虫子”不象刚进厂的时候那么任他欺騙、任他摆布了。艺徒弟兄们都明显的感觉到,把头、厂警、看号司们打艺徒也不象原先那样疯狂了。特别是刘闊王这小子,黑夜很少进车间了,就是白天来车间,进门之前都要站住看看门上边放了什么东西沒有。小顺子和小兄弟们每当看到这个情景,都禁不住捂着嘴偷偷地笑,心里感到挺解恨。

第九章 一碗水 一条命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艺徒们住的那些又矮又小的号房，白天经炎阳一晒，瓦和墙都烫人。号房里很潮湿，地下老是水唧唧的，艺徒们晚上回去，真是象进了蒸笼，又闷又热；摸一把草席子沾一手水；小被子也湿漉漉的，用手拧一下都能拧出水来。

号房外的院子里，长满了一片野草。蚊子、苍蝇等飞虫特别多，晚上一吹灯，便成群结伙飞进屋里。土炕上，小草席子里，小被子里，尽是跳蚤、臭虫跳来鑽去，弟兄们穿的号衣和小被子里虱子多如牛毛。

闷热、潮湿，加上蚊子、跳蚤、臭虫、虱子叮咬，艺徒们个个长了疥疮，下了工回到号房，大家忙脱下号衣抓痒，疥疮被抓破了，流出黄血水，粘到哪里那里又长上一片疥疮，晚上被蚊蝇叮咬，接着就成了脓疱疮。白天干活时，常常把脓疱疮磨破，血、脓把号衣紧紧粘在皮肉上面，晚上脱衣裳象揭皮似的痛。那个罪，真不是人受的。

艺徒们每天晚上睡不好觉，吃的也够呛。天越热，饭越糟，真是艺徒越渴，资本家越给盐吃。除了中午饭带着在车间吃，晚上有时候只能喝稀的，吃的饭三天两头是发霉带味的。

这天晚上，大家回到号房，还没喘过气来，送饭的挑着铁桶进来了。小顺子近前看了看，对金堂说：“恩哥，又是酸米

饭。”正说着，饭桶放在身边，大家一看是发红的大米饭，饭上冒着一层沫子，不用吃，老远就嗅着酸霉味熏人。大家没吃就饱了，从嗓子眼直往上翻酸水。有些小兄弟守着饭桶掉开了眼泪。

大家正在发愁，看见八号房间门口围了一群人喳喳什么。李宗仁好奇的过去看了看。他们也是因为饭没法下口，纷纷议论着。那个叫张统文的小兄弟说：“这样的饭咱没法子吃啊！”

另一个说：“这真不是人吃的饭，资本家拿咱和狗差不多对待。”

肚子里饿的咕咕叫，要吃又吃不下，大家真没了主意。张统文走到挑饭的伙计眼前说：“大哥，你快给俺想个办法吧。”

挑饭的伙计也很为难地说：“我也真没法子啊！老板叫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叫怎么做俺就怎么做，做了就送。”

“大哥，刚做的饭怎么能酸成这样子？”另一个艺徒问道。

挑饭的伙计看看四周没有看号司，便低声对大家说：“我说了，你小兄弟可千万别出去嚷嚷啊。一嚷嚷我的饭碗也就砸了。”大家都答应着，他才说：“今天晚上的饭，俺‘同合盛’饭庄的老板昨天就叫做好了，明天的饭今天就做好了，老板故意让饭酸了。比方说，一个号房的弟兄们一顿饭能吃三十斤米，他叫做二十多斤，饭一酸，弟兄们准吃的少，俺老板赚的钱也就多了。”他怕大家传出话去，又一次说：“这可是我瞎估摸着说的，老板心里的鬼道道咱也摸不着底，兄弟们听了可别往心里放啊！”

大家一听，都气火了，有的艺徒当场就提出要挑饭伙计一块去找他的老板算账。张统文说：“咱在厂里已经被周大肚皮剥了好几层皮，谁能想到吃的饭里又被‘同合盛’的老板再

刮一层油花子去。咱真成了唐僧肉了，誰都想吃，誰都来咬一口。”

挑饭伙计好说歹说，才算是给大家压了压气。最后大家让他把饭挑回去。挑饭伙计说：“我挑出去看看能不能给弟兄们换点别的来吃。”

大家谢了谢伙计。过了一会，他挑着担子回来了，桶里放了两方豆腐，他说：“街上豆腐坊养了两口猪，我用糟米饭跟掌柜的换了两方豆腐。大家凑和着吃点吧。”

弟兄们高兴的把豆腐分成红枣大的六十多块，每人吃了一块。张统文说：“真比吃猪肉还香呢！”

李宗仁弄清事情的经过，撒脚跑回自己号房，告诉弟兄们。大家也要挑饭伙计去换豆腐吃……。

住着那样的地方，吃着这样的饭，艺徒们哪能再抗住车间里的火热。车间里的温度经常在四十度以上，一进车间门口，大家都觉得头嗡嗡的，胀得象个大筐。刚走几步，一身毛茸茸的号衣全贴在了身上。干活的时候，汗水象从头上往下浇水。花毛纷飞，硬往脸上、嘴里、鼻孔里钻，摇几圈把子就能从脸上捋下一把把汗湿的棉花条子。出了汗，再加上满身的疥疮，又痒、又刺闹、又痛。弟兄们十分干渴，可是周大肚皮不给车间一点开水，千把艺徒只有一个大水锅，装在摇纱车间外边走道的角上，去喝口水得向把头告假，一天只准去一回，多了得挨打、挨罚，艺徒弟兄渴得没法，就偷着跑到茅房里抱着水龙头喝一顿冷脏水。

这天临下班时，尹之清到茅房里灌了一顿凉水，当天晚上肚子便刀绞样的痛，伙伴们这个给他捏捏，那个给他推拿推拿，还是止不住痛。尹之清痛的直啊哟，一宿拉稀六、七次。第二天早晨浑身发软，站都站不起来了。

工厂的喇叭呜呜响，小尹扶着墙，硬撑着身子站起来，要出去站队上班。刚走到号房门口，一个趔趄跌在门框上，大家赶紧抢上去，扶着他回到炕上。金堂好声好气把话说了说，算是给他请了一天假。金堂又给他领来饭，嘱咐他好好地歇一天。

晚上大家回来，看见小尹的两眼都陷进去了，脸蜡黄蜡黄的。大家问他怎么样，小尹有气无力地说：“一天拉了也记不清几次了。最后光是拉些鼻涕样带血的东西，怕是要拉痢啊！”大家一听都慌了，因为这病纠缠不清不容易好。资本家规定歇一天工要扣五分钱的工资，这要是歇上六天，一个月的工钱——三角“华新票”就被扣光了。

第三天早晨，尹之清爬都爬不起来了，可是怕扣工钱，嚷嚷着要去上班。王金堂劝他说：“小尹，扣几个钱怕什么，病好了再挣。别为了那毛儿八分的票子不顾命啊。”

小顺子也劝道：“尹哥，你放心在家歇着吧。我去告诉把头，让他们扣我的钱，别扣你的。”

尹之清喘吁吁地抓住金堂一只手说：“金堂啊，我也不是不歇，可这拉痢没有个期啊！我寻思咬着牙进去看看，少干点，也许干开了活就能好的。”

金堂和小顺子好劝歹说，尹之清也知道自己起不来，只得又躺回炕上去了。弟兄们刚要出门，他趴在小被子上哭了。小顺子看见，也跟着哭起来，边往外走边哭着说：“恩哥，你看尹哥怎么办啊！……”

金堂叹了口气说：“昨天我问了几个保全老工人^①，他们都说独头蒜^②烧着吃能治拉肚子。咱今天捎点回来，晚上给他治治看。”

① 保全工：检修和保养机器的工人。

② 独头蒜，即一头蒜一个瓣，当地土法用它治肠炎。

进了车间，金堂正干着活，身后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金堂扭头一看，是摇纱车间的成年工人李德根大哥。李大哥二十刚出头，个子不高，干巴瘦，他原来是跟艺徒们在一起摇把子的，平日好助人之难，看到艺徒吃的不好，常拿自己的饭换给艺徒吃，艺徒换上号衣以后，成年工人都被集中到车间走道的另一边，不让他们跟艺徒发生联系。这时，他躲开把头的眼晴，偷着跑过来看望艺徒们。

金堂急问道：“李哥，你怎么过来了！有事？！”

李德根说：“我昨天听说小尹病了，给他弄了点药，你给他吃吃试试。要是见效，你捎个信给我，我再给弄点。”说着掏出一包药塞在金堂手里，四下瞅瞅没有把头，连忙跑回工人车档里去了。

金堂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来得及说，拿着药，望着李德根跑走的背影，眼里发湿了。

下午又有几个老师傅给金堂送来一些独头蒜，让他烧烧给尹之清吃，或许能治好病。

晚上一回到号房，金堂和小顺子几个弟兄便忙开了，先给尹之清吃了李德根大哥送的药，接着点着纸烧蒜头，全号房能找到的纸用光了，还没烧好，小顺子偷偷把自己睡觉的小草席子撕下一块。草席子潮湿，不易燃烧，顺子和几个小家伙趴在地上用嘴吹，呛的两眼淌泪，总算烧好了蒜头。

金堂拿着烫手的蒜头，问尹之清：“小尹，吃了药怎么样？”

尹之清高兴的说：“这药好，吃下去就不痛了，肚子里直响。”

“那是药下去找着了病，”金堂也高兴地说，“把这些独头蒜吃了吧。工人大哥大姐都说，这东西挺见效。”

尹之清吃了蒜头便睡下了。这一宿睡得比较好，次晨起

来，他高兴地对金堂说：“金堂啊，这药和蒜头真管劲，睡了一宿安稳觉；这回可好了，今日我试着一点病也没有了。吃了饭得上班去。”

“不行啊，小尹。”金堂不讓，“你刚见好，上班再累得犯了病，更不上算了。”

大家好一顿劝着，才叫他又歇了一天，晚上王金堂又拿回李德根大哥给的一包药，给他吃了。

尹之清一早爬起来，还是站不稳脚，但他要挣扎着上班。大家怎么劝也不行。他说：“歇这四天少开二角工钱，咱一共才开三角，哪扛得住人家这么扣法。我身子不要紧，进车间活动活动就好了。”

大家没法，只得扶着他进了车间。尹之清站在车旁，握住把子摇了摇，头一晕，一下子栽倒在地上。大伙急忙扶起他，要他歇一会慢慢干。

把头脖儿长进了车间，看见尹之清坐在地板上，抡起鞭子就要抽。弟兄们一齐拥过去讲理，脖儿长只得收起鞭子。

尹之清被逼的没有办法，强撑着病体，抄起把子摇车。往日的把子试着还轻点，今日试着身子比把子还轻，摇了十多分钟，黄豆大的汗珠滚滚流下来。他放下把子，喘了喘气，觉得口干舌焦，嗓子眼往外冒烟。他打算上茅房去喝口凉水，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自己就是因为喝凉水得的病呵。他看看弟兄们都在低着头咬着牙干活，便拿了个碗，向脖儿长告了假，到大开水锅去舀点水喝。

大开水锅放在两米多高的洋灰台子上，四周围着铁栏杆，大铁锅里面插着一根水管一根汽管。艺徒们要喝水，得顺着台阶爬上台子，站在台子上往前探进半截身子，才能舀着水。

尹之清身子很虚弱，摇摇晃晃的走到台阶下边，已是气喘

不休了。他拿着碗坐在台阶下歇了一会，才起身往台阶上走，可是站不稳脚，身子往后一仰，差点倒在地上。他索性弓着腰，两手扳着阶梯，一阶一阶的往上爬。爬一阶，歇一会，费了老大的力气才爬到台子顶上。

台子上，滚暴溜开的水锅突突地往外冒着热气，四周热的没法待人。尹之清浑身象火烤似的，头晕，身子直晃悠。他探身子去舀水，可是锅里的开水不满，约莫有半锅开水，他伸出碗去够不着，又往前探出身子，还是够不着，踏着锅台的腿直颤抖，头被热气蒸得昏过去了，头重脚轻，只听“噗通”一声，尹之清一头栽进了开水锅里……。

李宗仁正来过道里找木管筐子，突然听到一阵狂叫：“啊呀亲娘啊！”忙抬头看去，只见尹之清被两个工人拉了出来，连跌带爬的滚下洋灰台子，边哭叫着边往下撕号衣，撕下了号



衣,上身已经脱去了一层皮。可怜的小尹痛疯了,一面嚎哭一面奔跑,凄厉地呼喊着:“亲娘啊,痛死我了!救命啊,快救救我吧!……”李宗仁和几个小兄弟都惊呆了,眼望着小尹哭叫着,拚命的围着车间跑,跑了三、四圈,一头栽倒在车间门口。

直到这时,李宗仁才清醒过来,忙向车间放开嗓子大叫:“烫死人了!烫死人了!”一面喊,一面扑向尹之清。

金堂听到宗仁的喊声,关了车,撒脚跑到门口,见小兄弟们都吓的围着尹之清跪在地上哭,尹之清侧着脸趴在地板上,烫烂了的身子抽动着。金堂分开人群,抢上去抱起尹之清急喊着:“小尹!小尹!”

尹之清满脸烫成了血红色,一层皮透明欲破,有些破了皮的地方,露出白惨惨的肉,往外渗着带血丝的黄水珠。上半身都去了皮,他已经睁不开眼了,两手紧抓住金堂的胳膊,嘴里含糊不清的念叨着:“娘啊!……钱……家……小……”

王金堂紧抱尹之清,不住地叫着:“小尹!小尹——”可是小尹再也听不见了,他倒在金堂身上咽了气。

小弟兄们“哇”的放声哭了起来。

王金堂呆呆地抱着尹之清,凝视着小尹血肉模糊的面容,一串串眼泪掉下来。许久,金堂扶着尹之清,慢慢地把他撕下来的号衣替他穿上。李宗仁从车档里找来一块大包花布。金堂轻轻的把尹之清放在地上,拿过包花布,小心翼翼的替他盖在身上……。

金堂擦了擦眼泪,环视着嚎啕大哭的弟兄们,象是在找谁。正在这时,车间外边慌慌张张的跑来了刘閻王。金堂的眼神由悲痛变成愤怒,狠狠的落在刘閻王身上。

刘閻王一看这架势,身上打了个冷战,绕过金堂,转到尹之清跟前,掀起包花布,吓得“啊”了一声,手里的记工本掉在

地下。他急忙捡起本子，掩饰地说：“你，你们看看：上次，上次我给大家说什么来着？咳，命里注定水里死，发大火也烧不着啊！这，这真叫劫数难逃……”

金堂猛的转过身来，怒喝道：“你说什么？！”

刘阎王虽然胆怯，还是硬着头皮说：“怎么，一千多人整天喝水，就偏偏烫死他！”

王金堂怒不可遏，向刘阎王跟前迈了一步，大声喝道：“你敢再说一遍！”

“怎怎怎么，他……”刘阎王看王金堂那神态，不由得后退几步，含含糊糊的对大家摆了摆手，“留下两个人把他赶快埋了。其余的都给我干活去！”说着跑了。

金堂根本没理会刘阎王，和弟兄们一起十分小心的将尹之清放进木匣子。这时刘阎王又打发脖儿长来看动静，这小子装出一副地瓜面脸，嘻嘻哈哈连说带劝的动员大家去干活，他亲自和金堂他们一道，将尹之清抬出去埋葬了。

晚上，金堂和五号房间的弟兄们从尹之清的草席子底下找出一个小包，这就是尹之清一年多的全部工钱——一迭“华新票”。

小顺子哭着说：“恩哥，尹哥这些钱，咱给他好好放着，等咱回家的时候，一定照尹哥的意思买成东西，给他捎回家去！”

金堂手里紧握着那个小钱包，点了点头，眼睛被泪水模糊了……

第十章 血腥的“休养所”

入秋以来，天，象是和誰憋了一肚子气，阴沉沉地，连着下了几天毛毛雨。王金堂下了夜班，浑身的骨头架子象散开了似的，领着小顺子晃晃悠悠的随着队伍向号房走去，脚下的泥浆薄薄蕩蕩齐脚面子深。金堂的关节炎又犯了，膝盖痛的象锥子扎，走起来一瘸一拐的。

走出厂大门口不远，正南边有一块荒凉的三角地。小顺子扯扯金堂的衣袖，轻声说：“恩哥，你看。”说着指了指那块三角地。

去年冬天，资本家用铁蒺藜把三角地四周圈起来，大肆宣传说为艺徒办了一件好事，花了很多钱买了这块“义地”，凡是死去的弟兄，都被埋在这里。艺徒们把义地的“义”字改成“艺”字，管这块三角地叫“艺地”。

金堂望见两个看号司正在“艺地”掘坑，旁边放了一个用装机器的包装板钉的匣子。他叹了口气说：“不知又是哪个号房的弟兄死去了！天气一变凉，生病的人越来越多了。顺子，你可要小心啊。”

“看你，恩哥，我这不是好好的嘛！你别说的那么吓人。”顺子有点不大高兴了。

金堂苦笑着说：“说说怕什么！你忘了，俗话说一咒百年旺，越说越壮。”

小顺子这才咧着小嘴笑起来。

金堂心里还真的为小顺子担心呢。弟兄们由于饥饿、劳累、鞭打，被折磨得变了样，个个亮出了骨头架子，上边三根筋挑着头，下边两根秫秸撑着个身子。不少人得了肺病和传染病，不少弟兄躺下了。“艺地”里三两天就堆起一个小坟丘。

头几个月，金堂就看出，小顺子的脸蛋一天天消瘦了，两个腮帮子光剩下一张皮，贴在骨头框子上；那双大眼常常发呆，鲜红的小嘴唇慢慢变成暗红色，最近都有些发白了。前几天小顺子咳嗽，吐出的痰带点血丝，当时可把小家伙吓坏了，哭着找金堂看。金堂明知小顺子的病严重了，只得编造着安慰他说：“不要紧，顺子，是嗓子破了。”

“不能死了吧？”

“不能，那是小毛病，就象身上破点皮。吃两顿饭就好了。”

“小六子哥前几天也是吐血死了。”

“小六子和你不一样。你别担心。”

过了几天，见痰里没血了，小顺子才慢慢放了心。

下过毛毛雨，天还是没晴透，又一连刮了几天大风。“华”字班倒过白班，小顺子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突然发高烧，脸蛋通红，一起身咯咯地吐了几口血。躺下再也爬不起来，两只小眼越陷越深了。

小顺子一病，大家都心思麻乱的，号房里听不见他吵吵，车间里没有他推着车子到处转，就象是少了什么。白天大家上班，小顺子和几个有病的弟兄被留在号房里。金堂想尽办法给小顺子他们送去点水和吃的东西，把攒下的“华新票”给顺子他们买点点心。可是那些把头们都烂绝了人肠子，一天只开一次门，给号房里塞进几个饼子便算了事。

这天，金堂他们上工去了，小顺子被看号司锁在号房里，又吐了几口血，渴的要命，看看碗里空空的，只得叫看号的：“先生，给俺点水喝吧。”叫了半天，外边没半点响声。小顺子强撑着身子，从炕上往下爬，滚在地下昏过去了，半天才醒过来。他爬到号房门口，伸出小拳头捶打号房门，边捶边叫着：“先生，开开门，给俺点水喝吧！快渴死俺了！”外边仍然没有动静。顺子打了一顿门，又昏过去了。

晚上弟兄们下工回来，见小顺子趴在门里的石头台阶上，嘴边流了一滩血。金堂忙抱起他，半天才把他叫醒。顺子睁眼看了看大伙，流出了两行热泪。

王金堂到处打听给小顺子治病的办法，人们都说：这是肺病，得上了就没个好，为这病各号房已经死了好几十个弟兄了。

金堂正急着给小顺子找治病的办法，这天临近下班的时候，脖儿长进了车间，突然叫大家把车关了，说是有好事告诉大家。弟兄们知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好在停停车可以歇口气。

这时，刘閻王满面春风的走进车间。这次他没提军棍也没拿皮鞭，向大家打了个招呼，两手插在腰里，摇晃着身子讲开了：“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音信，我们华新纱厂的周厂董，处处为你们着想，在营业雕敝之际，总以你等徒工之福利为前提，念你们近来生病者日多，特聘兼通中西之名医，专为艺徒设立病院，稍出薄资就可得到医治……”

王金堂打从进厂以来，从来没感到象听到这件事那样高兴，刘閻王还没说完，他已经有点沉不住气了，急着回去抱小顺子去看病。

原来资本家听说艺徒们不少得病的，死了也不少，便假仁

假义的从外边找了一个跑江湖卖膏药的野“大夫”，弄了间房子，设立了“医院”，一来可以借此大肆宣扬自己的阳功阴德，给自己脸上擦擦粉；二来这些传染病蔓延开来，艺徒们生了病干不出活，资本家赚的钱就少了；再说艺徒是资本家的“活机器”，死得多了不合算。这个“走方郎中”如果真的能治好几个艺徒，也可以给自己保留点赚钱的资本。

资本家找来的这个“大夫”姓潘名月锄。这小子本来没有多大点真医术，到江湖上全凭一张嘴，卖个膏药骗骗人还可以。如今被资本家看中，奉为“医院”的“大夫”，便露了馅。原来艺徒们有个头痛脑闷，皮破血出，生个小疮，他还可以弄点成药治治。但只要成了病，他就抓瞎了，乱来一通，有的弟兄得点小病，经他一折腾反而闹大了。

晚上下了班，王金堂急忙背起小顺子上“医院”去。这“医院”设在艺徒号房大围墙里边，金堂老远望见房门口挤了一大群人。走近一看，都是排号等着看病的艺徒，少说也有五、六十个。

王金堂给那些等着看病的弟兄们好好的说了说，背着小顺子挤进了屋里。

这是一间很小的矮房子，中间靠窗口放了一张桌子，上面堆着大大小小的药瓶药包。右侧是一人多高的木柜，左侧是一堵土炕，铺了张草席子。这些东西把个小屋塞得满满当当的。

桌子后边端坐着一个四十岁开外的黑胖子，满脸满脖子的络腮胡子，戴了个平玻璃眼镜，长长的头发向后披散着，冷眼一看会被他吓一跳。

金堂进去的时候，桌子前边站着一个小兄弟。潘“大夫”呲牙咧嘴的两手扳着脚指丫在抠，抠了一阵，抬头看看桌前站

着的小兄弟，劈雷似的吼道：“怎么，长猪瘟啦？给我滚过来！”

他这一吼，那个小兄弟吓的往后倒退了两步。潘“大夫”老远伸出手去，扭住他的耳朵揪到眼前，在他身上胡乱摸了一下，便从桌上抓起一包药扔给他，嘴里骂道：“给你，回去吃上就行了。这病隔心老远，死不了！”

那小兄弟耳朵被拧得红红的，眼里含着泪花，拿着那包药，象捧个宝贝似的走了。

王金堂抱着小顺子，老早就等在他眼前。不想潘“大夫”又坐在椅子上抠开了脚指丫。金堂耐着性子等了一会，潘“大夫”这才粗野地拉过小顺子一只胳膊试脉。

王金堂细声问：“大夫，不要紧吧？”

潘“大夫”不耐烦的说：“不要紧，不要紧。小病小病。”说完扔了一包药给金堂，叫声：“下一个！”径自又抠开了脚丫子。

金堂看了他那混账样，恨不能吐他一口，忍忍气走出“医院”。迎面看见七八个人抓着一床小被子的边角，抬着一个弟兄急急走来。在门口等看病的人一齐拥上前，关切地问道：“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啦？”

一个抬着被子的兄弟说：“这小兄弟病了，大夫给了一包药，吃了以后，晚上就不行了……”说着急急地抬进去了。

门口的人纷纷喳喳开了：“这不是十号房间的黄延福嘛！”

“是啊，昨天他还好好的，在看车呢！”

“看那样是吃错药了。”

大家正议论着，忽听见里边潘“大夫”喊开了：“给我抬出去，抬出去！不治之症，不治之症。”

那七八个弟兄抬着黄延福出来了。金堂上前一看，这个小兄弟满脸发青，鼻孔往外冒血，眼已经瞪上去了，死了。抬他的那些兄弟气的骂道：“他娘的，这哪是治病，分明是杀人。”

真是个蝎子精！”

“得要他偿命！”

“大夫治死人不偿命的。”

小顺子歪头看看黄延福，吓的紧紧趴在金堂的脊背上。王金堂气的朝门口吐了口唾沫，骂了声：“杀人精潘蝎子！”背着顺子走了。

来看病的兄弟们，有的默默的走了，有的跺跺脚说：“狠心的大肚皮，找来潘蝎子，想把咱都折腾死！走，回去，病死也不能叫这蝎子精毒死！”门口一群人，不多一会走了个光。

黄延福吃药中毒而死的事，在艺徒中传开了，没有人再敢找潘蝎子看病了。资本家认为艺徒有病不找大夫看，那就不是真病，就得上班。许多病的很厉害的小兄弟，在把头的鞭子逼迫下，勉强支持着去上班。一些小兄弟支持不住，一头栽倒车间里昏过去了。

小顺子吓的根本没敢吃那包药。病，一天天恶化，五、六天后，顺子汤水不进，一天到晚昏昏迷迷的。金堂下了班便抱着他流泪，泪水滴在顺子脸上。小顺子费力的睁开眼皮，看看金堂，嘴里喃喃道：“恩哥……你看我……快不行了吧？”金堂擦擦泪，忍着悲痛，安慰道：“不要紧，顺子。挺过这一阵就会好的。”顺子皱皱眉，嘴角歪两下，从眼角里挤出两颗泪珠。

这天晚上，看号司走进号房，手里拿个本子，数了数有几个艺徒有病，有几个艺徒不能动弹，记下了他们的号头。李宗仁一旁问道：“先生，记这个干什么？”

看号司三角眼一瞪，冷嘲热讽地说：“哈，尽剩下你们的好事了，厂方为有病的艺徒设了个‘休养间’，接受有重病的艺徒，去了享受特别好的待遇，专门有人给治病。”

“不是潘‘大夫’吧？”小李担心的问。

“比潘大夫高明的多！”

“小顺子能不能捞着进去？”金堂怀里抱着顺子问道。

“能，能！”看号司说，“不用抢，都有份。”

小顺子昏迷中也听着了，用手紧拉着金堂衣裳，微弱地说：“恩哥，我……我不去。我要你抱着我……。”

金堂附在顺子耳旁，轻声细语的劝说：“去吧，顺子。休养间是休息养病的，还有好大夫治病。到了那里，住几天就会好的。去吧，听话。”

休养间，在艺徒“医院”的旁边，和艺徒住的号房差不多，里边是两行土炕，一共能放下三十个人。资本家设休养间，口头上是让重病的艺徒来休养，实质上是一间隔离室。因为艺徒们生的病多半是肺结核等传染病，生病的越来越多，死去的也越来越多，资本家怕没有人给他干活了，才想出这个隔离的办法。休养间就是“停尸房”，进来的弟兄别想活着出去。

休养间门口有厂警站岗，拒绝艺徒探访。看号司每天两次挑着桶进去，给每个病人分一勺红大米稀饭。根本没有大夫治疗，厂警每隔两天进去巡视一趟，看见有死去的艺徒，便拖出来钉在木匣子里，拉到“艺地”去埋了。

这天金堂他们下班回来一看，小顺子、刘守和等四个弟兄不见了。金堂急忙跑到号长室去问，才知道被送进休养间了。王金堂和李宗仁几个弟兄没顾上吃晚饭，忙向休养间跑去，来到门前，被厂警挡住了。

金堂问道：“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这是为你们好，怕你们也沾上病。”厂警解释说。

“俺不怕。里边是俺兄弟。”金堂坚决要进去。

“是你亲兄弟吗？”厂警问。

“嗯！”

“那你一个人进去看看，快点出来。日后你小子生上病可是自己情愿的。”

金堂急急地走进休养间。一进屋，迎面扑来一股血腥味。里面黑洞洞的，屋中间的墙上挂了个小油灯。金堂摘下小油灯，只见两边炕上一个挨一个摆满了有病的弟兄，有的发出微弱的呻吟，有的在大口大口的吐着血，有的已是奄奄一息了。

金堂挨个儿寻找小顺子，碰上有吐血的兄弟，便放下小油灯，轻轻扶起他们的头，用地下的草给他们擦净血……一直找到紧靠里边的墙角下，才看见小顺子脸朝下趴在那里。金堂把灯放在炕头上，轻轻呼叫：“小顺子。”叫了好几声，才听到小顺子微弱地啊了一声。金堂看他想翻身翻不过来，急忙坐到炕上，把小顺子扶起来。

小顺子喘了喘气，慢慢睁开眼，认出是金堂，身子抽动了几下，哭了起来。

金堂哽咽着问：“小顺子，吃饭了吗？”

顺子轻轻摇了摇头。

“有人给你看过病吗？”

顺子又轻轻摇了摇头，指着身旁说：“恩哥，我顶多还能……活两天了……小刘哥他……。”

金堂这才记起，刚才几乎找遍了全休养间，都没见到刘守和小兄弟。他看看小顺子身旁空着的席位，急忙问：“顺子，小刘怎么了？”

小顺子喘着气，费了老大的劲，才断断续续地说出一件骇人的惨事来……

今天早晨，金堂他们刚去上班，五号房间小门上的锁“嘩啦”一声被打开了，闯进五六个厂警，个个用毛巾捂着鼻子和嘴。翻翻五、六个躺在炕上有病的小兄弟，查看他们的号码，

一个厂警照着本子对了，指指小顺子和刘守和，厂警们便将小顺子和刘守和架走，拖进了休养间。

小顺子从昏迷中醒来，已是下午，睁眼看看四周躺满了有病的弟兄，那些厂警们还继续往里拖。后来，顺子听一个厂警说：“都满了。盛不下了，怎么办？”另一个说：“挨个叫叫看，有没有死了的。那些活不成的干脆拉出去埋了，倒倒地方。”于是几个厂警象叫魂似的，将躺在炕上的弟兄挨个推着问问，有几个死了的便被拉出去了。当厂警叫到刘守和时，小刘正处在昏迷中，只是鼻孔里还有一丝热气。厂警叫了几声，小刘没答应，便被当做死人，要拖出去装棺材。小刘察觉了，发出微弱的哼哼声，两只手乱抓乱动。厂警并不理会，把小刘活活的钉进了木匣子……。

小顺子叙说到最后，声音细的几乎听不见了，金堂把耳朵



贴在小顺子脸上，才听见他说：“他们说……隔两天……往外……拖一次……。”

王金堂咬着嘴唇，竭力制止着悲痛和愤怒，嘴唇被咬破了，鲜血滴在胸前。突然，看门的厂警走进来，抓住金堂就往外走。金堂恍恍惚惚的被拉出休养间。

李宗仁几个弟兄等在门外，一看金堂那副模样吃了一惊，围着他问：“金堂哥，小顺子他……”

金堂没有回答他们，猛的扭转身子，挥着铁拳头对两个看门的厂警怒喝道：“告诉你们，要是不等俺亲眼看见小顺子真的死了，你们敢把他弄走，俺就和你们拚了！”说完拖着沉重的脚步和弟兄们走了。

王金堂恍恍惚惚的睡了一宿，恍恍惚惚的干了一天活，这一天一宿，他的眼窝陷深了，眼里的光，有时是愤怒的，有时是悲伤的，有时又是凝呆的。

下班以后，队伍刚进宿舍，金堂便和十多个弟兄飞快的跑向休养间。看门的厂警阴险的笑着，根本没有阻拦他们，任凭十几个人一直跑进了休养间。

金堂啊，弟兄们啊！晚了，你们已经来晚了！可怜的小顺子兄弟，用尽最后的力气，等啊，盼啊，终于等不及你们，等不及再看一眼自己的恩哥，再看一眼亲爱的伙伴们，他已经去世了！……

王金堂狂喊着抱起小顺子。小顺子浑身冰凉，双眼紧闭，眉头结起一个疙瘩，小嘴唇煞白，嘴角上一股血浆顺着下嘴唇、下巴颊一直凝结在脖子上。两只手，一手狠撕着身子底下的小草席子，另一只手里紧攥着破布小包。小包里包着两样东西，一样是一迭崭新的“华新票”，从第一次发工资起，他便攒着，直到最近一个月的工钱。另一样是几块发黑的馒头干，

这就是小顺子在三年前，第一次发工资的那天晚上吃馒头时，省下来留给弟弟小虎子的……

弟兄们看着小顺子的面容，看着小顺子手里的东西，声泪俱下。王金堂紧抱着顺子，泪水一串串洒在小顺子脸上。他慢慢地细细地给顺子擦去泪水和血水，就象顺子睡着了一样，觉得小顺子一定还会活过来的！

第十一章 千里寻子

小顺子死了，王金堂和弟兄们要将他的尸体抬回号房去。厂警起初不讓，但见大家满面怒气，怕惹出事来，便讓他们抬走了。

小顺子的尸体被抬回号房，金堂和几个弟兄给他洗了洗脸，又围着掉了一阵眼泪，守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厂警要拖顺子的尸体去埋掉，金堂不讓，要亲自去埋。厂警和看号司都说：“你旷工要扣錢的！”王金堂固执的回答：“你把三角票子都扣去，俺也要亲自去埋！”看号司沒法，只得答应了，找了个厂警帮他抬尸体。

王金堂要了木匣子，先将顺子的草席子、小被子垫上鋪好，然后轻轻地将顺子的尸体放在里面，釘上了盖子，和厂警抬着走进“艺地”。金堂讓厂警先回去，自己选块好地方，挖了一个很大的坑，坑底垫上石头，轻轻地将木匣子放进去，又拣了些树枝、草叶盖在上面，鍤土填平了坟坑。他痴呆呆地坐在小顺子坟前，一天沒有吃饭，也沒有喝水，眼睛都红肿了。天黑了，他还低着头坐在“艺地”里。

李宗仁和弟兄们下了班，排着队走出厂门，老远看见王金堂仍然在“艺地”里，便对厂警说了声，跑过去拉起他，又劝说了一顿，金堂才茫然的随着大家回了号房。

一弯残月挂在天空，清光从小铁櫃子窗口透进号房。大

家都沉默着，各人想各人的心事。王金堂又翻出了小顺子的布包。

李宗仁怕金堂伤心，故意问道：“金堂哥，咱三年多没回家了，也不知家里怎样。尹之清，小顺子，好些弟兄死了，家里也不知道。他们的钱和东西也没法捎去。”

另一个艺徒也插上说：“咱一个劲的往家寄信，可是好几年了，一封回信都没见着！”

“这里边怕是有个弯弯。厂里不能把信扣下吧？”李宗仁琢磨着说。

“他不敢，那是犯法的啊！”那个弟兄说。

王金堂说：“周大肚皮那样的有钱人是不怕犯法的。光咱宫家口收不到信也好说，别的号房的弟兄也没收到一封信。我看，准是叫老板给咱扣下了。”

大家正谈着，忽听窗外骂道：“小花毛虫们，还在唧唧什么？！你们他妈的不愿睡，就给我滚起来干活去。”

是看号司查夜来了。弟兄们于是爬上木板床睡觉。

资本家搞了“休养间”并没有阻止传染病的蔓延，生病的弟兄们一个个死了，各号房三天两头传出死人的消息。大家上班下班，从“艺地”边上走过，经常看到厂警抬着木匣子埋人，有时一次抬进三、四口木匣子去。“艺地”的坟头越来越多，一个紧挨着一个。李宗仁和几个弟兄商议着，经过“艺地”时数了数，结果有三百九十多个弟兄死去了。艺徒们死的死，跑的跑，原来招收的一千二百多名艺徒，现在剩下不过六、七百人了。

一开始，死几个艺徒，资本家根本不放在心上，把车分摊给别的艺徒看管，不仅没少替他赚钱，反而省下不少糟米窝头和“华新票”。后来艺徒成批的死亡、逃走，资本家无法把这么

多活分摊在大家身上,再说剩下的艺徒都被折磨得精疲力尽,熬干了油水。资本家于是又从当地招了一部分工人。

这天一早,王金堂和弟兄们排着队往厂里走,看见工厂大门前围了好几百人,争着看大铁门旁边贴的一张告示。艺徒们被厂警吆喝着往厂门里赶,看不到告示上写的什么,金堂听人群中议论着:“没咱的事,一共就验①三十个工。”

“你先别慌,碰上运气也许咱能验上。”

“听说这回都要熟手②。”

“要熟手还叫学徒工,明明欺负人嘛!”

“能当上学徒工也比住‘闲员公司’③强,能糊住一张嘴啊!”

王金堂听了,鼻子一酸走进厂门。

下午,领班刘阎王领来二十多个新学徒工人,在艺徒车间当保养检修工,原来当保养检修工的艺徒们换下来去看车。

脖儿长给摇纱车间领来了三个新徒工。其中一人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一进车间便仔细地查看着每一个艺徒,但在脖儿长眼前,又有些躲躲闪闪的。待脖儿长离开车间,他才放心大胆的走进车档里,远远看见王金堂,一阵风冲上去,紧紧抱住金堂,凄惨地叫了一声:“金堂哥!”两眼泪如泉涌。

王金堂转过脸一看,不禁楞住了,两眼直直地瞅了一阵,叫道:“敬山!是你!”

这人正是两年前下大雨的那天晚上,领着七十多个弟兄逃跑的艺徒胡敬山。

金堂和敬山紧紧的抱在一起,两个黄河边上的硬汉子放

① 验工:过去工厂招工都要严格地检验。

② 熟手:指有技术的工人,进厂就可以看车。

③ “闲员公司”:旧社会的失业工人没事干都叫住“闲员公司”。

声哭了起来。弟兄们听说胡敬山回来了，纷纷赶来，见他两人抱头痛哭，也围着他俩擦眼泪。

两人伤心了好大一会，才被弟兄们劝住。金堂和大伙齐声问胡敬山这些年都上哪去了，怎么又回来的。胡敬山看看车间里没有把头，便摇了摇头，长叹一声说道：“这几年，真是说来话长啊……”

胡敬山和七十多名弟兄逃出华新纱厂，家乡有亲人的弟兄都回了家，胡敬山没回家，便到处打短工，过了半年多，听说在华新纱厂的西北边又新盖了一个钟渊纱厂，是日本资本家开的，到处招工人，便去上了工。在日本纱厂干活也不比当艺徒好受，整天挨打挨骂，他气的一跺脚又走了。以后这个厂干两天，那个厂干两天混日子。可是他心里总放心不下华新纱厂的艺徒弟兄们，想念着金堂、顺子和尹之清，有时趁华新纱厂艺徒上下班时，偷偷地跑去看望弟兄们，但靠近了怕被资本家和把头发现捉回去，只得隔的远远的望着，光能看到长长的艺徒队伍，却分不清哪个是金堂哥，哪个是小顺子。前两天，听说华新纱厂又招工人，心想，跑出两年多了，厂里的资本家和把头也许不认识自己了，在外边没有活干，又惦念着弟兄们，这才下决心二次进华新厂当工人。

胡敬山说完，弟兄们又焦急的问他家乡的音信。胡敬山脸上罩上了一层阴云。看了看金堂，又看看弟兄们，诧异的问道：“怎么好多弟兄都不见了？”

金堂低下了头：“被周大肚皮折磨死了！光咱宫家口来的弟兄，就死了十七、八个。尹之清掉进水锅烫死了；前两个月，小顺子……”

“小顺子怎么啦？”敬山紧张的问。

“病死了……。”

“啊？”胡敬山沉痛的叫了一声，握起两只大拳头，低下头，浑身发颤，眼泪吧嗒吧嗒的掉在地板上。许久，他才哽咽着说：“惨啊，我单知道咱家乡的亲人，为了咱，为了自己的儿子，流尽了泪，淌尽了血。哪里知道，大婶大娘的儿子，我的弟兄们……”

胡敬山验工以前，曾想家乡血淋淋的音信不能对伙伴说，可是现在，他无法抑制了，说吧！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弟兄呢？他眼泪汪汪的看看金堂，叫声“金堂哥！”哭着诉出艺徒的亲人们的血泪奇仇……

自从在黄河堤坝上送别了儿子，金堂娘想起儿子就哭，女儿劝说也不济事，有时跑到村头上，顺着儿子走的方向凝望。盼了半年多，儿子没有一点音讯。娘急的没办法，和女儿跑出十多里，求人写了几封信，等了几个月仍然不见回音。这天，村子里突然回来几个艺徒，犹如惊弓之鸟，一到家便催着整理行装逃跑，说是厂里有人来捉，捉回去就活不成了。全村的男女老幼都跑到这几户家里，争着打听自己亲人的好歹，这才知道自己的孩子被骗了，正在刀尖油锅里滚啊！

这几户人家连夜逃走了，有的下了关东，有的逃往他乡。金堂娘一颗心提在嗓子眼，一刻也不能再等了，决计拚着一死，要和女儿去青岛找金堂。

在金堂娘动身的前两天，天已经很晚了，忽然间，小顺子的弟弟小虎子闯了进来。这个才八岁的孩子，身上穿了一件补丁落补丁的半大袄，浑身上下打扮的利利索索，背了个小行李卷，进门就对金堂娘说：“大娘，俺娘说你要上青岛，叫俺跟你去找俺哥。”

金堂娘知道小顺子娘整天哭儿子，把眼哭瞎了，急忙问道：“虎子，你娘呢？”

虎子回答说：“在家里。俺娘说她的眼睛看不见了，要在家里等着。”

金堂娘觉得不好，急忙拉着虎子，叫了几个邻居跑去。跑到顺子家叫门叫不开，几个人把门撞开，只见顺子娘吊死在屋梁上。

虎子趴在娘身上死活的哭了大半天，金堂娘也陪着哭了一顿，便把虎子拉回了家。几个乡亲们把顺子娘埋葬了。

金堂娘带上了女儿和小虎子，在一个大清早起身上路了。三个人一路打听周村，一路要饭吃，走了一个来月，才到了周村。女儿累得不能走了，央求娘说：“娘啊，我走不动了，再走准死在路上。”金堂娘心里象刀绞，在周村住了几天，女儿还是不能走，最后狠了狠心，在周村找了家主，把女儿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金堂娘哭着对女儿说：“我上青岛找着你哥哥，叫你哥坐火车来接你。”女儿直哭得死去活来。

金堂娘拄着棍子，领着小虎子的手，顺着铁路一直向东走去。四十多年前的胶济铁路沿线非常荒僻，有时几十里不见一户人家，上百里不见个庄子。一老一少走走歇歇，歇歇走走。走了几天，小虎子饿得直哭，前不着村，后不见店，金堂娘只好领着他满地找野菜野果吃。又走了几天，小虎子连饿带累，睁不开眼，张不开嘴，光是微弱的哼哼着，不走了。金堂娘这时候也饿得头晕眼花，挪不动脚步，见虎子不能动了，只得咬着牙背着他走，走几步跌倒了，爬起来再走，……

这天，金堂娘隐隐约约看见前面有一片树林子，知道快到村子了，可是老人已经精疲力尽，再也背不动小虎子了，只得找了个背风的地方，放下小虎子说：“孩子，前边看见村了，你睁开眼睛看看，咱再咬牙走一会就有救了。”可是小虎子再也睁不开眼了，哼哼着说：“我哥……给我……馒头吃……。”金堂

娘没法，趴在他耳朵上细声说：“虎子，你在这等着，我跑村子里去给你要点吃的。”

金堂娘歪歪扭扭地朝着树林子走去，进村里要了点吃的，急急往回跑。跑到虎子躺着的地方，虎子浑身冰凉，已经饿死了。金堂娘哭着用手挖了个坑，脱下身上的破褂子，给他盖上，放进坑里。掩埋了虎子，在坟头做了个记号，打算见了顺子告诉他。金堂娘咬了咬牙，顺着铁路挣扎着走去。

金堂娘千难万苦，九死一生，在路上滚爬了一百多天，走了一千多里路，终于来到了青岛市沧口火车站。当她找到华新纱厂，快要天亮了，她抬头看了看高高的、黑黑的大铁门，上去叫了半天，大铁门旁边的小门“吱扭”一声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厂警，一手提枪，一手揉揉眼，见是一个老太婆，头发蓬蓬乱乱的披在头上，满脸灰土，身上的衣裳千疮百孔，脚上用破布条条缠着一双破鞋。厂警心里窝火，喝道：“去去去！到别处去！这是大工厂，不是你要饭的地方！”说完转身想走。

金堂娘急忙叫道：“老爷，俺不是要饭的，是来找人，俺儿子在这里当艺徒。”厂警一怔，艺徒的家属怎么跑这里来了？厂董有过命令，艺徒未滿出徒期一律拒绝家眷来访。要是让家眷见了艺徒，经理知道了，自己的饭碗就砸了。他冷冷的说：“艺徒不能见。你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说完扭身进去了，“啪”的一声关上了小门。金堂娘急了，扑在小门上狠命的捶打着，连哭带喊：“老爷，行行好吧！俺儿叫王金堂，你给俺叫叫吧。”厂警看这老太婆缠的没办法，打开小门上的窗口问：“你儿子叫王金堂？”金堂娘忙说：“啊，是啊。”厂警想了想说：“噢，我记起来了，他前几天死了！”厂警向南一指，“那不是，才埋的，去看看吧！”说完关闭了小窗户。

金堂娘听了，一头栽倒小门旁，半天才苏醒过来，两眼直



直的朝厂南“艺地”走去，见里边有不少坟丘子，真的有几个新坟。金堂娘哭了一气，跌跌撞撞地爬回工厂大门前，用拐棍狠命的敲打着大铁门，狂喊道：“还我的儿子啊！还我的儿子……”最后一头碰死在华新纱厂的大铁门上！

死去的老娘怎会知道，就在她撞死不久，尸体刚刚被厂警拖走扔在野林沟里，她的儿子王金堂下了夜班，满身花毛，疲惫不堪的被厂警押着出了厂门啊！而王金堂更不知道，老娘就死在自己的身边！……

胡敬山如血如泪的诉说着，金堂和弟兄们哭成一团。听到老娘的惨死，金堂眼里的泪水被怒火烧干了，嘴唇被咬的鲜血淋淋。他两眼冒火，环视了众弟兄一遍，字字如剑的说：“弟兄们，我再也忍不住了。等死不如拚死！我要去了。要是我死在周大肚皮的刀下，弟兄们给我收收尸吧！”说完擦了擦手，

从车底下檢出了一块破机器零件，这东西象把砍刀，又象把剝斧，是他早就准备好拚命的。金堂掀开衣裳，把铁器插在腰里，迈步就走。

李宗仁一看事不好，拦腰抱住了王金堂。金堂浑身热血沸腾，使劲一甩，将小李甩出老远，拔腿就走。

胡敬山也按捺不住性子了，大声说：“弟兄们，走，找资本家报仇去！”顺手从车上抄了根铁棍子。

敬山一声喊，众弟兄纷纷挽袖子，拿起顺手的家伙，跟在金堂身后。

李宗仁和几个弟兄急忙追上去，大声拦阻说：“金堂哥，不能去啊！咱要吃大亏的！”可是任凭他们怎么喊阻，哪能挡住这三十多个人。

王金堂和弟兄们眼看要迈出摇纱车间，迎面走来一个成年工人。此人二十上下年纪，中等个头，穿一身油渍渍的蓝衣裳。他就是给尹之清透过药的那个李德根大哥。他早就看见王金堂、胡敬山和弟兄们说了哭，哭了说，便警觉的站在车间门外，替他们看着把头。这时，眼看大家手抄家伙要出去拚命，迎面阻住问道：“金堂，要上哪？”

金堂忿忿地说：“找周大肚皮拚命！”

“这样去要吃亏的，仇也报不了。”

“死了也要报仇！”金堂说着又要走。

李德根伸手挡住了大家说：“别忙，要报仇我有好办法！”

大家一听李大哥有好办法，纷纷焦急地问道：“有什么好办法？”

李德根摆了摆手，对大家说：“弟兄们先干活去吧。我和金堂合计合计！”他把大家动员回去，便和王金堂上了艺徒的“休息室”——茅房里去了……

第十二章 团结起来

李德根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原来是青岛水道局的工人。两年多前,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他和水道局的另一个共产党员张洪礼一起,发起组织了水道局工人俱乐部,这个组织表面上是工人休息玩耍的地方,实际上在工人中组织工会,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后来随着青岛市党的地下活动的蓬勃发展,党的领导力量也不断加强了,于一九二六年春,以张洪礼同志出面请来了一位教师。这位教师中上等个子,二十五、六岁年纪,操一口济南话,名叫鲁伯峻。鲁伯峻同志正是中共山东省委派到青岛来领导工人运动的。

鲁伯峻同志来了以后,便和张洪礼等同志在水源地附近的一个闾家山村办了一所工人子弟小学校。闾家山村位于华新纱厂东南七、八里地的地方,有二百多户人家,村里有半数以上的人都在附近的几家日本纱厂和华新纱厂做工。这闾家山村小学白天教工人子弟,晚上还开办了职工业余学校,组织了各厂一部分进步工人上夜校,一面学文化,一面传播革命思想。学校办起来以后又在几家日本纱厂里发展了几名党员,便根据中共青岛市委的指示,以闾家山村小学为基地,成立了闾家山村党支部,鲁伯峻同志任党支部书记,李德根同志是组织委员。这个支部负责领导沧口地区几大工厂的工人运动。

为了工作方便,李德根同志打进了华新纱厂,当他一进华

新,就了解到资本家残酷剥削艺徒的事,他一方面观察了解向党支部做了汇报,一方面根据支部意见,在艺徒中物色骨干分子,以便发动艺徒同资本家展开斗争。

这次王金堂听胡敬山一说,领着三十多个弟兄要去拚命,李德根觉得这样蛮干不行,另外,艺徒们组织发动工作做得还不够成熟,因而才把金堂拖开,先劝劝他,压压火气,好从长计议。李德根劝着金堂说:“好兄弟!你想想,咱能这么样硬干?”

“李大哥!俺艺徒这千仇万恨不能不报啊!我再也等不得了。”金堂又气又恨,眼里滚着泪珠。

“是的!这仇咱一定得报,可不能这么个硬拚硬干法。你想想,资本家有那么多厂警、把头,咱们才三十多个手无寸铁的艺徒,怎么能斗得过他们!去了闹起来,咱还不得吃个大亏!”

“那这仇就没法报了?”

“有法报!要报仇就得和咱们全体艺徒弟兄都接上气,大家一起干!我再去在工人大哥里边串通串通,请工人大哥帮帮忙,事情就好办了。”李德根看见王金堂慢慢明白过来了,便拍拍他的肩头说:“金堂!先把仇恨咽下去变成力量,好好联络大家一起干,明天咱再好好拉拉。”

李德根觉得现在在艺徒中已经有了开展斗争的条件了。下了班看看没人注意,便在暮色中,急急赶往闾家山村去了。

闾家山村小学大门口,两扇大木门虚掩着,李德根推开大门,穿过狭长漆黑的弄堂,找到鲁伯峻说:“艺徒们这几天沉不住气了,要和老板拚命。”接着把今天的情况详细向鲁伯峻做了汇报。

鲁伯峻略想了想轻声问:“艺徒还有多少人啊?”

“还有七、八百人呢！”

“是啊！我们八百多人团结起来，再加上一千多工人，只要大伙团结好，有了领导，吸取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就一定会胜利的！”李德根点了点头。

鲁伯峻接着说：“你这几天应该把资本家怎样剥削工人，工人怎样受剥削，要和资本家斗争，得先抱成一块，团结起来的道理好好的给他们说说。”

李德根说：“是得好好给他们说说，叫他们明白资本家是个什么玩艺。”

李德根回到工厂以后，一有机会就给王金堂和艺徒们讲革命道理，告诉弟兄们：资本家大肚皮是靠剥削生活的剥削阶级，他们的每一根毛孔里都塞满了血污，咱们穷哥们是被剥削阶级，所以受穷受苦，就是他们剥削咱们太厉害了，咱要想活下去就得团结起来反抗！……

这天上班后，李德根抓紧时间摇了几车纱，瞅着把头不在，悄悄地从小便门溜进艺徒车间。王金堂一看见他，便眉飞色舞地说：“李大哥，俺和兄弟们说了那个剥削以后，这阵子都反开剥削了！”

“啊，”李德根有些诧异，“怎么个反法？”

金堂告诉他：五号房间的四十多个弟兄，这五、六天给周大肚皮打碎了五百多个木管子，上夜班时还给周大肚皮打碎了三十多个灯泡，……金堂说完，高兴得咧着嘴直笑。

胡敬山补充说：“俺才验进来这几个弟兄也动了手，故意给他把车修坏，叫他开不好车！”

李德根一听，也乐了，问道：“咱这样能反倒了剥削？”

“反不倒也出出气！”敬山粗声粗气的说。

金堂一时捉摸不定，看着李大哥反问道：“怎么才能



反倒？”

李德根解释说：“咱打木管、打灯泡也是个斗争办法，可只能气一下脖子长那些小子，对周大肚皮管不了多大用，你给他打摔，他能再买，钱还得从咱身上剥削。再说砸那么几根木管，也不值多少钱，他从咱徒弟身上赚的钱里边拿出一点点，就能买几十万根木管。咱要反剥削就得反倒周大肚皮。”

“走，咱和弟兄们说说，找周大肚皮算账去！”金堂和敬山说着要动手。

李德根笑笑，拉着他俩躲到车间角落里去了。

这些日子，王金堂眉间的皱纹舒展了。下班回到号房，整宿整宿的和弟兄们谈着从李大哥那里听来的故事。弟兄们围着他，嚷嚷着：“金堂哥，再说个故事。”

金堂对一个小兄弟说：“小王，你看着窗外，有门狗子来就

摆摆手。”

那小兄弟说：“我还要听呢！”

李宗仁急了：“还碍着你听了？眼睛往外看，耳朵往里送，分开用什么也干了！”

小王这才走到窗前，两手抓住窗樞子，脸紧贴在窗口往外看着。

弟兄们个个仰着脸、瞪着眼望着金堂。

金堂笑着说：“我讲了那些故事，弟兄们听了，该怎么办？”

“怎么办？听了就学呀！”宗仁说。

“怎么学法？”金堂问了一句。

大家七言八语的说：“咱艺徒也团起来，和周大肚皮闹！”

“不是团起来，是团结起来，咱五号房的弟兄抱成一块，周大肚皮就没法治。”

李宗仁想了一会说：“我觉着咱全体艺徒抱在一起劲才大呢！”

“对了，”金堂紧接上说，“咱一个号房抱成一块，比一个人劲是大的多，可周大肚皮要是欺负咱一个号房，别的号房的弟兄们不管，咱还是得吃亏。要是咱七、八百人抱成一块，他就不敢轻易欺负咱了！”

王金堂趁这个机会，把李德根大哥叫他们号房的弟兄联络别的号房弟兄的事对大家说了。有的弟兄高兴的马上就要去找自己认识的伙伴。

这几天，脖子长非常恼火，不管是白班夜班，每次查工的时候，都发现五号房间的艺徒跑到别的号房或别的车上去和艺徒说话。他觉得艺徒们最近更加不听话了。

这天“华”字班上白班。临下班时，脖子长进了车间，吹毛求疵地检查艺徒们摇的纱。他歪着长脖子，一个一个的查着，

查到一个叫王福祥的小兄弟那儿，发现摇错了几绺纱，二话没说，顺手从摇纱车上摸下一根皮带，向着王福祥小兄弟没头没脸的抽开了。小王一面躲闪，一面呼喊着：“把头打人了！把头打人了！”

王金堂、胡敬山、李宗仁和全车间的艺徒、工人们，怒气冲冲的跑过来。王金堂上去一把扯下脖儿长手里的皮带，将小王拉到身后，大喊一声：“姓刘的，住手！”

脖儿长一看眼前是王金堂，气势汹汹的晃着脖子说：“怎么，你姓王的小子又打抱不平？你看看，”他把几绺坏纱送在金堂眼前，“他摇错了纱就得挨揍！”

王金堂一把夺过脖儿长手里的纱，吓的这小子往后倒退几步。金堂厉声说：“摇错了纱也不许你动手打人！”

“好啊！”脖儿长死乞白赖地说，“你小子要领头闹事？我实话告诉你吧，你们这些日子太不象话，不好好干活，到处喳喳咕咕的闹事，我看你们是活够了吧！我姓刘的去社会局告你们一个私通共产党聚众造反，你小子有八个脑袋也留不下！”

“别瞎咋呼！”敬山大声斥道。

金堂冷笑了一声：“我也实话告诉你吧，姓刘的，还想打俺艺徒弟兄，办不到了！”

“不准拿皮带打人！”

“不准姓刘的随便打人！”

“打死脖儿长！”

艺徒们喊着，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拿起木管，有的抄起铁棍子，将脖儿长团团围住。脖儿长象个癞皮狗，两手抱着头，吓的浑身象得了鸡爪疯，跪在艺徒们中间一迭连声的央告着：“小爷爷们，别误会，别……别动手。”

正在这时，刘阎王闻讯赶来了。一进车间，看见摇纱车都

停了,艺徒们正围着脖儿长吆喝,忙战战栗栗的走过去说:“哎,弟兄们,有事好商量,都是自己人嘛,何必这样呢?”他挤进人群,走到金堂跟前,陪着笑脸,指着脖儿长说:“金堂弟兄,他怎么得罪了弟兄们?大家和我说,我来惩罚他!”

金堂不屑的盯了刘阎王一眼,用手一指脖儿长说:“你小子再随便打我们艺徒弟兄,当心扒了你的皮。”

刘阎王对大家说:“好了,弟兄们都别生气了。我用艺徒领班身份担保,今后再也不许他随便拿皮带打弟兄了。”又低下头对脖儿长骂道:“我给你讲这次情,以后再不老实,打死你我也不管了。还不快给我滚!”

脖儿长赶忙爬起来挤出了人群。

刘阎王又指着他的后背大骂一通,笑面劝说弟兄们开了车,才舒了口气,擦擦额头上的汗珠子,走了。



王金堂凑到胡敬山耳旁说了句什么，胡敬山悄悄地走出艺徒车间，到工人摇纱车间找着李德根，从头到尾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末了说：“李大哥，你没看见，这阵子艺徒弟兄们可齐心了。我看咱们到了和周大肚皮闹的时候了。”

李德根听了，十分高兴的说：“到时候咱就闹，敬山，你回去告诉金堂，要弟兄们还接着去联络，我下了班以后去找……”李德根看看胡敬山，没说下去。

急性子的敬山追问道：“你下班去找谁？”

“我去找几个工人弟兄们商议商议，要闹咱就得抱成一块，给周大肚皮个厉害！”李德根改口说。

“好，那我走了。”敬山高兴的说。

“回去和金堂说，要是刘阎王又想出什么鬼道道，你们赶快透个信。”

好不容易盼到了下班，李德根脸也没顾上洗，急急的穿好衣裳跑出了车间。华新纱厂的大门前，正是上白班工人下班的时间，人群拥挤，闹闹吵吵的。

厂门前边的大河旁，有一个工人打扮的人，帽子上满是棉花毛，穿一身短褂短裤，手里用手巾提了一个小泥盆^①，不时踮起脚，张望着从大门里边出来的一群群工人。他眼看着李德根被厂警搜完身，走出大门，便故意的将头侧向河水。李德根急急的出了厂门，直奔东南通往阎家山村的小路。这人看着李德根走了，随后跟去，走到一处荒地，那人机警的看看四周没有可疑的人，紧赶两步，伸手拍拍李德根的肩膀。

李德根回头一看，高兴地叫道：“鲁先生！”

这人正是阎家山村党支部书记鲁伯峻同志。他安详的笑

① 工人们盛饭的家什。

了笑说：“走的好快啊！”

“我正要去找你！”

两人走进一片野树林子，找了个背风的地方，谈了起来。

李德根讲了艺徒们围攻胖儿长的事，鲁伯峻听了高兴的一个劲说好：“好，好，艺徒们开始觉醒了。”

李德根接着说：“王金堂他们都等不得了，整天唧唧着要伸拳头。你看该怎么着好？”

鲁伯峻没有立刻答复他，不慌不忙的分析说：自从去年春天四方的大康、内外棉等日本纱厂罢工，接着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以来，咱们青岛市的工人运动有很大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帝国主义资本家展开了斗争，华新厂的工人积极的支援了日本厂工人弟兄的斗争，同时也向本厂资本家提出了条件，进行了斗争。艺徒们受了四年多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但他们没有参加过有组织的斗争，缺乏斗争经验，现在他们觉醒了，积极要求和资本家做斗争，怎么个斗法，还得好好安排一下。

李德根道：“是呵，这次斗不好，再吃了亏，可就坏了。”

鲁伯峻沉思了一会，接着对他讲了党领导工人斗争的部署：这次发动工人斗争，得分两步棋下：第一步先发动日本纱厂的工人和华新纱厂的工人统一行动，开展斗争，主要矛头针对帝国主义资本家。待日本纱厂工人和华新纱厂工人开始行动了，再让艺徒向资本家提出条件，和工人站在一条线上，要求废除艺徒制度，看看资本家的态度，要是资本家识时务，被迫答应解除艺徒工制度，那咱就争取艺徒们参加到工人的斗争行列里；要是资本家不识时务，硬扣住艺徒不放，咱接着组织全厂工人支援艺徒罢工斗争。

李德根听了心里透亮，连声说：“好，好，有本厂和日本厂

工人老大哥撑腰，艺徒们准能斗倒资本家！”

鲁伯峻告诉他：日本纱厂的工人斗争，准备先从鐘渊纱厂的工人斗争开始，向帝国主义资本家要求增资，缩短工时，保障人权。

鲁伯峻看看天色不早了，便起身对李德根说：“上级党指示，这次罢工一定要组织好，你除了继续发动团结艺徒之外，还有一项新的任务：支部根据华新工人的反映，有两个封建把头大舌头吕焕智、二舌头张鱼古，最近表现非常坏，打伤不少工人，侮辱不少女工，因而决定在这次斗争同时，组织工人搞他们一下……”接着鲁伯峻同志将打把头的斗争又详细和李德根作了安排，便急急奔回閻家山村去了。

第十三章 第一次胜利

这些天，华新纱厂内外笼罩着紧张的气氛。听说有几家日本厂的工人罢工了，王金堂和艺徒弟们个个心里象张满了弦的弓，时刻注视着厂里的一切变化。

往日，每当艺徒们交接班的时候，车间里的把头、领班一群一党的跑来鑽去，总有几个弟兄被拳打脚踢鞭子抽。今天大家上了班，一个把头都不见了，厂警们把艺徒押进车间里，也都悄悄地躲了起来。李宗仁奇怪的凑在金堂耳边问道：“金堂哥，你看呀，那些狗把头们都不见了。”

王金堂也正在纳闷：“莫不是出了什么事了？反正沒有把头了，我出去看看。”

“有什么事别忘了回来叫咱们呀！”胡敬山提醒道。

金堂点了点头，急步迈出了车间。嚯！外面真是热闹极了，院子里，走廊里，到处都是工人老大哥。他正想找个人问问，李德根大哥满脸大汗地从人群中挤出来，走到金堂眼前问：“金堂，你怎么出来了？车间有什么事吗？”

“沒有，俺出来看看动静。”

“噢，”李德根松了口气说，“我正想进去告诉你们的，那些把头们是不敢露头了。”接着李德根把昨晚揍把头的事给王金堂说了说。

昨天一早，李德根同志和几个工人积极分子在厂外小树

林里开了会，告诉大家鐘渊纱厂已经罢工的消息，商议趁资本家惊神不定的时候，组织华新厂工人痛打两个舌头。接着组织工人和艺徒罢工。根据党支部的指示，提出这次罢工的条件：第一，解除一切艺徒工制度，艺徒全部出徒；第二，严惩大舌头吕焕智、二舌头张鱼古，不许他们任意打骂工人。最后决定这些条件由工人向资本家提出，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就组织艺徒和工人和资本家展开斗争。昨天晚上，工人们在厂外的污泥河旁，痛打了两个舌头。消息传开，大快人心，吓坏了厂里的把头们，今天都不敢照面了，有的推说有病，有的推说有事，都请了假，艺徒领班刘閻王更不知躲到哪去了。早晨李德根他们进了厂，趁把头们不在，串通各车间工人停了车，现在已经派代表将罢工条件送到经理室去了，大伙正在等回信……。

王金堂一听急了，大声嚷道：“李大哥，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好吧，俺这就回去停车！再领几个弟兄去找刘閻王算账。”

李德根摆了摆手说：“这事不忙，那小子跑不了。你们出了车间，咱就乱阵了。”

“那好，先给他挖好了窝等着。”金堂转身回到车间里。

艺徒们见金堂回来，忙围上去问道：“怎么的了？”

王金堂大手一挥：“弟兄们，外边工人大哥反剥削了，咱弟兄们也不能含糊。停车！”他“咔嚓”一声，先把自己的车关了。

艺徒们轰的散开了，纷纷关了车。金堂大声说：“弟兄们，咱都在车间听动静，别乱跑！”接着又对胡敬山说：“敬山，走，咱上别的车间去。”

金堂他们每走进一个艺徒车间，那里便马上停了车。不到十分钟，七、八百名艺徒将第二纱厂全部停工了，大家在车间里虎视眈眈的观察着外边的动静。

过了一个多钟头，从经理室跑出一名公职人员，手拿着告

示，胆战心惊的走到厂门口布告栏前。工人们呼的围了上去，吓的那个职员两手抖个不住，连张布告都贴不上了。有几个工人动手将告示贴在布告栏上。大家围上去一看，见上面写着：

工人，艺徒兄弟姊妹们：

厂董务会获悉大家提出之条件，经慎重考虑，认为确系当前众所关注之大事，我厂董务会本周总长以关心劳工福利为前提之旨，同意提前解除艺徒工与本厂之合同，全体艺徒一律提前出徒，按技术定级。并辞退吕、张二领班。特此通告。

另，近日本纱厂，工潮纷起，董务会号召我厂工人大众以反帝为号，努力生产，共谋国人工厂之昌盛，以表对日本厂工人弟兄姊妹所受忧苦之痛憐。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抵制日货！发揚国货！

华新紡紗股份有限董务会
限公司青島工厂

民国十五年四月

资本家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答复了罢工条件？原来自从去年“五卅”惨案之后，华新厂的老板整天提心吊胆，恐怕工人起来闹到自己头上，千方百计的想些小花招，施点小伎俩，好歹算是没伤着自己大块的皮肉。今年日厂工人斗争纷起，厂内被囚禁了四年多的艺徒工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教育下觉醒了。资本家十分明白，这帮苦大仇深的孩子一旦动了起来，会把自己撕成碎片的。脖儿长被围的消息传出，资本家便做了退兵的打算。这次工人揍了大舌头二舌头，资本家知道这是

工人和艺徒发出的警号，嗅出了味道。所以还没有正式罢工，资本家便来个“兵退四十里”，不得不答应了条件。同时奸诈的资本家，为了本身的利益和帝国主义也有矛盾。特别是抵制日货的口号，对动员群众爱用国货，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有利，所以，资本家也摆出一副爱国的面孔，支援日厂工人斗争，实际上要工人和艺徒给他拼命卖力，趁日本纱厂停工之机，大发一笔横财。

李德根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跑进艺徒车间，一把抓住王金堂，激动地说：“金堂，艺徒制度废除了，咱停车闹工胜利了！”

“什么？”金堂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急的问，“你说什么？”

“资本家答应了条件，艺徒制度被咱打碎了！”

“那俺艺徒和工人一样啦！”王金堂全身急剧的抖动着的。



“咱一样了，一样了！”李德根笑着说。

金堂激动得泪眼模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紧紧的抓着李德根的双手，不停的摇着，摇着。

这时候，艺徒小弟兄们被工人抱了起来，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有的脱下了自己的衣裳给艺徒换下了号衣；有的拿出了自己的地瓜、地瓜干、菜包，往艺徒们嘴里塞着；有的年轻的工人和小艺徒们搂着奔跳……艺徒车间发出了欢呼声，华新纱厂发出了欢呼声……。

夕阳象团烈火，翻滚在西半天，胶州湾海面上金光迸裂。

华新纱厂东南方向，那条通往閻家山村的路，有两个人急步走着，正是李德根和王金堂。

王金堂一边走一边问：“李大哥，这回俺艺徒算是反倒剥削了吧？”

李德根不正面回答他，反问道：“那你说，我们工人是不是反倒剥削了？”

“没有，还得给资本家大肚皮干活，还得受把头的打骂，还得叫资本家剥皮喝血！”

李德根说：“对了，你们不受艺徒那样的剥削了，可还得受工人那样的剥削。叫我说咱还是没反倒剥削。斗争的道路还长着哩。你说呢？”

金堂点了点头：“那怎么办？怎样才能反倒剥削？”

李德根说：“这，可得一步一步的走了，下一步该怎么走，得问问给咱领路的人。”

金堂迷惑的问：“给咱领路的人？谁？”

李德根往前一指：“到閻家山村就知道了！”

两人脚下加劲，如飞般向閻家山村小学走去，红日的光芒洒在他们的身上。

后 記

解放前，青岛华新纺织染厂的资本家对待艺徒的压迫是非常残酷的。几年来每听到一次老艺徒的血泪控诉，我就同他们一起流泪，心里激起了对剥削阶级的无限仇恨。这些血泪事实教育了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把它记下来，讓今天和我一样年纪的青年人看一看，使他们牢记昔日苦，不忘今日甜，永远不忘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

在编写过程中，访问了目前还健在的十几个老艺徒，請他们回忆，和他们进行了多次交谈。但因这些史实距今已经四十多年了，难免有些记忆不准确和写得不够充分的地方，希望熟悉这一史实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华新纺织染厂党委的直接领导和积极支持，以及其他同志的热心帮助，谨在此表示深切感谢。

編 者

1965. 3. 20.

